

愛日齋叢鈔卷四

少陵云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又按脫帽露頂
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又云詩家筆勢君不嫌訶翰拜堂
爲君埽當稠人廣衆揮寫翰墨固以爲難也劉李區語人子
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解手是亦申負
所長耶昔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
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東坡爲解云若非妙手不能向馬行
頭吹也事著雜說韓公或是韓魏公馬行在汴京舊城東北
隅蓋鬻販百賈所會也

浣花集絕句西望長安白日遙半年無事駐蘭橈欲將張翰
秋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高續古舉此詩末兩句云是少

情思也亦見此老好尙不羣爾

五更三點入鷓鴣行少陵詩也高氏緯略論五夜以爲獨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郢詩二十五點秋聲長李商隱詩玉壺傳點咽銅龍唯此三詩言點杜詩人皆能誦乃不及之陳無已云殘點連聲殺五更任淵注乃引韓詩及劉夢得詩云郡樓殘點聲

少陵謁立元皇帝廟有吳道子畫圖賦詩曰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黃魯直舉此以爲古人於能事不特求誇時輩要須於前輩中擅場耳王定國謫全過戎出文字數十篇魯直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書一年與洪駒父書云學問文章如甥才氣筆力當求配於古人

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又云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此老警策後進必使師古其言多推孝友忠信爲根柢專門名師善誨人者不能加也退之有答李翱書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正魯直此意所謂若欲過今人則可矣是也世以今人自足者宜有所儆哉

退之以攘斥佛老自任凡送僧詩俱諷浪不少假乃疑其晚喜大顛於神仙事尤不肯信如謝自然詩秦皇雖篤好漢武洪其源自從二主來此禍竟連連桃源圖詩神仙有無何渺

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誰氏子詩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華山女詩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記夢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意向可見乃謂姪孫韓湘獻花爲藍關之識公嘆異之動輒得謗信矣

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菁曹操使人窺之照烈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畱輕騎夜去往小沛收拾餘衆劉黑闥屏居漳南竇氏故將謀起兵往詣之黑闥方種蔬卽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灌畦之力作此狡獪黑闥後乃追悔謂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壯矣劍南詩中憑誰爲向曹瞞道徹底無

能合種蔬變化昭烈事用之意高

高續古都下絕句柳生春思拂京華不管閒人也憶家添盡
好香那睡得月痕如水浸梨花此段風致便是荆公春色惱
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也緯略引秦嘉答婦徐淑書曰
令種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謂如杜詩但用妙香耳好
香二字未經人用也予謂今人讀過詩中好香字安知昔人
特採生語爲工因抄緯略以證然亦有用之者目前可記則
王建詩云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見丁卯集後村詩話稱
徐寅詩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之句工切然劒
南詩云處處喜晴看甲子家家築室趁庚申積雨恐防春甲

子燈昏懶守夜庚申茗溪漁隱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
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尙幼微之賦鷺鸞詩末云漁人忽驚起
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
雪片落兼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
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他
祝以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
三公以遺逸舉不應鄉人但呼爲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弔以
詩曰案前曾立二賢良今賴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杜下
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
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

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子歎劉孝廉張道士爲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于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

記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註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於郊祀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憲憲年未二十旣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

將軍使詣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
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
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
紅藥枝頭初繭栗於是朱新仲紀繭栗言小也

○案說郭本此下有頭成

繭栗四字

高續古賦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遍姜堯章芍藥詞

亦云正繭栗梢頭弄詩句取譬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筍詩
繭栗戴地翻用之於筍尤切

東坡詩以雞頭鶻對牛尾狸此出梅聖俞詩沙水馬蹄鼈雪
天牛尾狸

薛昂和君臣慶會閣詩有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
萬回時號薛萬回昂大觀左丞相和門下侍郎詩爲蔡元長

作

呂居仁符離行符離之民難與居五年坐此如囚拘比屋生
涯但剝刳諸生學問只鄉閭南鄰經年不相見北鄰雖見復
簷疏穿衣小袖走塵土也復生貌施衿裾對此自然憂氣滿
疾病日益何由除君不見圖經所記又可哀此州自古無賢
才人謂卽少陵最能行也少陵詩云峽中大夫絕輕死少在
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鰥子小兒學問
只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艫入波濤撒旋稍瀆無險
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須怒歸
州長年行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土
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呂詩貶之殆甚少陵猶若隱惜

也張文潛齊安行云黃州楚國分三戶葛蔓爲城當樓櫓江
邊市井數十家城中平田無一步土岡瘦竹青復黃引水種
稻官街旁客檣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哳來湖湘使君麗譙塗
堊赭門狹不能行兩馬滿城蛙噪亂更聲吹風穀穀黃犢鳴
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八九病百年生死向中州千金
莫作齊安游此專刺土風之陋未及其人然符離之作亦流
類

○案流類
字疑有誤

東坡和陶詩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涉歷之久固有所悔
矣晚從海上還賦瓶笙云瓶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
成及此而謂無虧成由其在者莫之加損也

陸放翁劔南詩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云兄去游東閩

才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
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規倣之意不迫不迂最可誦
也仲高諱升之爲諸王宮教授告李莊簡家私史擢宗正丞
秦檜死前誣訐之黨悉投竄仲高亦坐累徙雷州務觀後爲
記復庵有云方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議論已稱成材一時名
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
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其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
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至仲高則謂之蹉跌
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易寒暑不
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宴游輒南望歎息出涕因罷
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

其心方與學佛者游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
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末又云馳騁於
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大抵善爲隱
蓄而抑揚寄于言表况其以兄弟爲之豈不費回護前詩之
直後記之宛俱有味仲高旣廢自言客臨安遇一老婦蓬首
垢面丐於市泣懇云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卽是也仲高言
已淚落盈襟王仲信謂其愴晚節流落不偶特相似耳妙觀
宣和名娼見玉照志

李文公集有拜禹言据其叙謂之歌其詞則云惟天地之無
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未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乃盡用屈子遠遊篇中語第改長勤爲常勤而終之以楚接

輿所歌豈感嘆之深不待自爲之辭特採古語咏歌之後人
遇千百事蹟容易作得不少玩習之意晁氏固已有考于此
列之變騷序以爲拜禹言者李翱之所作也蓋從本集云
蘇門陳無己清苦之士亦有長短句且言他文未能及人獨
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文潛乃又自謂不善倚聲製曲而
致意古樂府有所矯耶其說云予自幼童好作文字於他文
常爲之雖不工要亦能措詞至於倚聲製曲力欲爲之不能
出一語傳稱裨謔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獲杜南陽以爲性
質之蔽夫詩曲類也善爲詩而不能製曲豈謀野蔽耶今吳
氏漫錄載文潛少年游秋藥香三詞殊婉媚不在元始諸公
下或附託以傳者集中有謂曲亦詩而已不師近體也方氏

年譜疑此爲代道卿贈人三詩趙德麟以鷓鴣天歌之若文
潛此類詩固不減詞家情致方氏又謂其少年多艷詞詞或
文辭之詞詩樂府之寓情者故云艷詞不必證其不能製曲
之說近世葉正則集中存和李季章參政一曲亦云素不曉
度曲故所次者一篇而止文人能靳爲之流俗強所短於無
益者何哉朱文公游衡岳回道中雪梅二闕懷張宣公作旣
又書一絕云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
皆如此兩葉行將用斧柯且題云自是不復作也

陳無咎題趙國一詞曠達可喜予記其文云一年一度春來
何時是了花落花開渾是夢只解把人引調可憐浮世等閒
過日却不識綠水青山四時都好遇筆題詩逢人飲酒世間

萬事看盡多多少少怎得似羽扇綸巾雲屏煙障幾曾受些
兒煩惱便乘風歸去小蓬萊聽門外猿啼鶴嘯無咎號龍壇
居士越人目之爲仙其詞氣頗不凡俗也

淵明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
馬昭穆旣遠以爲路人蘇老泉遂發爲族譜引云無服則親
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
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吾譜之所以作也淵明
二十餘字不爲少明允宛轉大篇不爲有餘或引詩以評之
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殆不若詩序
合於途人之喻尤切

曾子固南齊書目錄敘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使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令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李文叔書戰國策後戰國策所載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人讀之則必尙其說之工而忘其事

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
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
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
動而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卑求小以高求大縱之
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
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
乎其中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
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
備及周衰凌遲然所從來旣遠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
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雖不深祖
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

豈數人之力哉二序述古文記事之妙其說精矣以書之二
典能傳二帝之深微蓋爲史者亦聖人之徒列國之策士能
發人疾隱由三代文物未盡論議高遠玩文詞者可知敘述
之難工而繫乎世變矣

昌黎訟風伯以旱故爾皇甫持正讓風其意則謂昨自南昌
迄建康路長而疾今由建康抵家終不百里疑風之喜怒而
以淹留讓之辭義不襲其師他日東坡僧伽塔詩云去得順
風來者怨荆公亦云人生萬事反覆多道路先後能幾何之
句於風伯掃空恩怨矣陳無已云歷歷數過帆當途氣如虎
快意亦適然淹泊豈吾取此可謂忘情於遲速者與陸務觀
記采石大江所見云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

阻風泊浦激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世事蓋多類此記之以寓一笑斯言尤足爲世倣也

古人述作命意率有依據而發不得訾襲也諸家論文已備著其說偶讀退之上宰相書二篇論周公爲輔相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所求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而求之如此其急故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至終篇諷時相無周公之治效而不下士此書蓋頗類後漢高彪語彪欲從馬融訪大義融疾不獲見彪遺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

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疴傲士固其宜也退之文辭足以暢其情未必取則於此在昔稱周公於規諷無有訝其過後世欲相諛悅亦稱周公則人疑之矣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余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秦用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

潮州祭神文終篇皆也字不知歐陽公用柳開仲塗體開代
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誌銘又作父監察御史夢奇
誌文終篇用也字李誌也字十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
館客臧丙夢壽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荊公爲葛
源墓誌始終用也字三十末亦云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
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鞏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則
新是未知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於也字上寓韻則酒經
文其取法者朱新仲評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
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
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
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蘇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

蓋蘇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曾子開作從兄墓表又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迄柳仲塗以降歐王蘇曾各爲祖述要知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弅閑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成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此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公無語果如其說朱新仲爲書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論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櫟括位置又加典麗也王性之槩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柳此復云宗韓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與

歐公作蘇子美文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

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

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其推讓入如此或者猶議公作尹

師魯墓誌自論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案此句原本僅存始字餘並脫去今依

歐文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宋先進甚多不敢斷自師魯

始也夫旣不自尊於子美奚獨斬於師魯哉陳氏新話辨其

事已贅敘子美者可見也韓魏公作師魯墓表直云天聖初

公獨與穆參軍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辭鼓動

之於是文風一變似著其實矣觀者益有疑於公然而知古

文淵源宜莫如公子美亦穆參軍輩行非公不能知也古文

不自師魯始公豈惡出其下而諱之不沒其實而已世俗之

見好以胸臆強古人之同制論易刻况其記舊本韓文已云

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是以自謂學古文在子美後師魯則相與作之未嘗求居其上也相與作之而云自師魯始則亦當自公始公不敢也魏公雖首稱尹穆其詞固存輕重要不失爲推尙之至也文公石鼓書院記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成公記白虎書院云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自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千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范氏驂鸞錄云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

嶽麓石鼓獨不及白鹿疑白鹿書院以淳熙六年重建范至能乾道六年過湖湘白鹿名未稱著魏華父樞密云廬山嵩嶽衡麓睢陽各有書院自太平興國訖大中祥符錫之榮號被以詔墨其指四書院名與白鹿記合江南書院凡三白鹿乃唐李渤隱居之地南唐給田選通經者講授太平興國初知江州周述請賜九經至五年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田入官由是而廢石鼓乃唐元和間州人李寬所爲國初賜額以徙爲州學而廢惟嶽麓自開寶中知潭州朱洞建咸平四年李允則請賜書祥符八年賜額天聖八年漕臣黃總請授山長進士孫胃官紹興初始以兵火廢秦檜當國胡明仲因書請興復舊區重賜院額乾道初劉共父樞密先建

至淳熙六年文公始建白鹿十二年潘德夫時始建石鼓皆因其舊復之三先生之文各記其成厥後諸儒過化之地或生賢之鄉莫不建立書院表其舊傳與三書院並著如二浙則平江之學道和靖鎮江之濂溪淮海湖之安定建德之釣臺紹興之稽山婺之麗澤台之上蔡衢之明正江東則建康之明道南軒徽之紫陽太平之天門信之象山宗文隆興之景濂江之濂溪景星袁之南軒吉之鷺洲龍溪撫之臨汝建昌之盱江湖則襄之清湘道之濂溪西山鄂之南陽竹林閩則建寧之建安漳之龍巖興化之涵江廣則靜江之宣城不能悉記此皆選長廩士次於學又有雖已刼始未果請於上者昔洪景廬論州郡書院但及白鹿應天嶽麓謂慶厯中詔

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爲一嶽麓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爲一邦而兩學矣太學辟雍尙且不可是於義爲不然也此論殆亦未廣叅以古庠塾之制較之釋老塔廟之盛良不爲過矣然或學校廢壞長吏漫不省寧從傍築書堂精舍求其教養之實復有未盡第若飾耳目而已其弊久則爲妄庸者之資視乾淳初意遠矣白鹿夫子廟欲塑像文公曰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旣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見先儒建置本不欲與學並也胡明仲白秦丞相求爲嶽麓山長依州縣監當官給廩祿學舍諸生不樂近城市而願居山間者皆聽之文公亦告時相請得充備白鹿洞主與

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稍廩給如祠官且言與其使之崇奉異教之香火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之令典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異時所在書院間以大官兼山主而吏部用資格注山長安知先儒所不能得者也

嘉定間真希元草詔招諭淮東湖南江西羣盜體雖偶儷辭極坦明以之宣布能不感動其文有云頃緣誤國之臣妄動開邊之釁科役煩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弗加恤使吾赤子多轉徙以無依而彼奸民因誘怵而爲盜靜言致寇敢昧責躬又云言念舊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昆岡之火亦豈予心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爲福在昔乾道淳熙之際有若李金陳峒之徒雖暫結於蜂

屯卒莫逃於鯨戮自有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
至紹定間盜起汀邵公貽部使者書言乞黃榜宥徒黨使自
縛其酋且謂曩歲在禁林曾被旨草撫諭淮東湖南江西盜
賊詔或謂詔辭甚文豈賊人所能曉曷若明降黃榜使讀者
皆知逆順禍福之爲愈乎其說甚當恨不以告之廟朝蓋猶
因或者之論以前詔爲嫌公書又云但要厯落分明聞者皆
曉又須誠意激切可以感人此等文字要當守兩語以爲法
度公當時爲招撫司作諭賊文在集中文皆四言如云白頭
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鉏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
掌之間禍福不同豈不誠實分明激切稱其言哉

周益公送子綸通判撫州爲十箴莅官以勤持身以廉事上

以敬接物以謙待人以恕責己以嚴得衆以寬養知以恬戒
謹以獨詢謀以僉箴規語汝夙夜式瞻楊廷秀送周彥敷詩
所謂慈訓二六句寒窗三十春是也彭子壽送子欽監興化
涵頭鹽場作初箴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誠
仁以事大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子壽名龜年慶元
初爲侍從諡忠肅有家庭帖誨其子居官之政至爲詳密此
近代先正之家訓傳於文字者非私言也真希元叅政帥長
沙以廉仁公勤四言勉僚吏晚再守泉南又繹四者之義加
詳王實之邁以南外宗教爲之箴律己以廉曰惟士之廉猶
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爲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
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

足以爲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
清風古今撫民以仁曰古者於民饑溺猶已心誠求之若保
赤子於戲入室笑語飲醲嚙肥出行敲扑曾痛癢之不知人
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存心以公曰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
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
本心日月利欲食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
惠姦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傷聞莅事以勤
曰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仕焉
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
素其食炎汗浹背曰不辭艱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爲我師

一范一韓初真公有言廉者士之美節士之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又謂况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一或不勤則職業隳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負民望乎實之概用公文告之詞及得於游從者以成四箴先是趙福公已有廉勤公恕四說遺親戚之筮仕者

端平二年春王實之少卿自南外睦宗院教授都堂審察及召試學士策以楮幣實之對策之末有云執事排闥國拓地之議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後村集有少卿王公墓誌云發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正心誠意等字予見南塘遺稿策題云縉紳先生方且雍雍然峩峩然交誦

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責攘夷闢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又讀刻本乙未館職策有曰執事發策無取於開邊拓地之畫忠於謀國誰曰不然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言乃以迂目之此又愚之所深未喻也大學一書生財發身之仁以義爲利之義必懇懇言之曾謂正心誠意之無與於財乎今天下之所尊敬以爲從事於此者亦旣擢用略盡引君子之類易服小人之心難往來君子小人之間得以相與竊議曰儒術行則天下富今術行矣而蕭條市井氣象荒落富之效何在有德進則朝廷尊今德進矣而外敵鴟張叛卒蠭起尊之勢何如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心難使屈服也與劉集稍異因詳著之策問遺正心

誠意字或出刪本時真希元參政既進大學衍義更化諸賢
方受人責備趙公辭旨若有所在實之不得不折衷如此昔
陳同父書云今日之儒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
不知癢痛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且低頭拱手
以談性命不知何者爲性命乎今日之才自以爲有富國強
兵之術者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
末而乃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爲富強乎其書快人
意其言亦略驗後數十年言之則所謂儒者才者固宜自量
也而必罪儒與才未可也且當時同父獨欲用度外之士不
知果有以賢於二者否耶

愛日齋叢鈔卷四

愛日齋叢鈔卷五

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子盡是寓言卻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此論有郢陽湯君錫亦云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左傳曰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劉潛夫舉湯論謂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爲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沈着痛快終未有以折衷此獨援引切而說不鑿予知劉公偶不記陽叔亦已言之在左氏外傳齊許申呂由太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太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爲

九州長豈卽四岳之任與湯名師中嘉定進士伯紀端明之
父與湯叔時相後先識見高考論自然符合也

子華子之書其辭多見於呂覽而高誘曰古之體道人也今
卽其書證之或大同而小異意者咸陽諸客雜採以成書故
不無損益也如貴生篇云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
次之迫生爲下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所謂全生者六欲
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
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
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
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而迫生非獨
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

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
六欲者莫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
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
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今其書曰全
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斯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
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
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
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
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
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
無見是以迅雷則揜耳恐故也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

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尊生者非迫
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爲下矣先已篇
云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
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今其書曰夫邱陵崇而穴成於上
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栢茂而蔭成於
林塗之人則蔭矣此子華子對趙簡子招之之辭也誣徒篇
云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
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禮○案呂氏春秋子華
子俱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
同此與其書合明理篇云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頏
百疾民多疫癘道多祲禪盲禿偃尪萬怪皆生今其書曰末

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嘗先霜霰以戒裘鑪機括存乎中而羣有詐心者族攻之於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頏百疾俱作時方疫癘道有絀負盲禿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知度篇云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爲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

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
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可以不知爲道以柰何
爲實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
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今其書曰道之
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
盡能旣成四境以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
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
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
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
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
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矣是之謂

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庀其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丘九陽奇恠之所際是此王者天下以爲功後世以爲能此子華子對齊景公問爲國者也其有不著子華子者如盡數篇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今其書曰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皆論養生而其書則以醫法言之如誣徒篇云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

助同於己者此篇於前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以下凡二百餘言而後及此豈皆子華子之言今其書謂子華子聞晏子辭賞而言之其下復曰愛之反則憎必有所在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如淫辭篇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我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今其書曰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

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其下始舉
子華子曰夫利之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
矣幸於得而亡其所以爲質夫何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
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如察傳篇云宋之丁氏家無井而
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
聞而傳之者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
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
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今其書曰昔宋有丁氏家故無
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功而穿
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家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
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

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此以對公仲承問黃帝鑄鼎乘雲事故其下云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予概此數條比而讀之若古有是書矣見於呂氏乃或煩簡不盡合又時混其辭有不繫以子華子曰者何也獨審爲篇云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

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
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此亦見莊子讓王篇其書
乃無之敘者固疑漆園取古之道者寓言然而呂氏記之矣
呂氏亦以寓言記之則凡記子華子曰多寓言矣又考其書
見齊景公與晏子問對趙簡子又嘗招之所謂劉向序亦云
爲趙簡子家臣而莊生呂氏復有見韓昭釐侯之事高誘曰
昭釐侯諡也韓武子五世之孫昭侯之子史記世家武子子
虔爲景侯初分晉爲諸侯傳烈侯文侯哀侯懿侯而後爲昭
侯國策云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以申不害爲臣
則此昭釐侯卽昭侯也竹書記年鄭釐侯來朝索隱謂韓昭
侯也昭侯實哀侯之孫去武子六世與高誘注異其距齊景

公之卒百三十三年晏子之卒百四十二年趙簡子之卒百十七年推簡子同時乃甚懸絕呂氏於其書見齊景公趙簡子等語俱不著謂爲見昭釐侯可也其書獨不著韓侯事謂爲齊景公趙簡子時亦可也第合二書以論世次莫能定也如以孔子傾蓋事定之則見昭侯者非也而其書且有疑焉晁氏讀書志謂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爲之者多用字說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且以其書有秦襄公趙簡子相去幾二百年牴牾類此予所讀本雖載其適秦不言襄公也豈或者疑而略之與朱文公曰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

變撰者所爲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爲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旣爲先聖所與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惑世遂造此書傳合之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爲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成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今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託爲劉向而不類向他書後二篇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若世之匿名書

者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
 二祥蒲壁等事皆剽剝他書傳會其說其自序出處文與孔
 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
 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旣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
 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
 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
 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世老成
 該洽之士亦或信之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
 似誣其祖矣文公審爲僞書因會稽官書刻本欲疑王姚所
 作不知紹興閒晁氏先已疑元豐舉子矣由乾淳視之豈非
 百年文字賴晁說而稍古王姚免作僞之譏惟葉正則推信

以爲真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且云其書甚古而文與
今人相近論者謂正則旣知之矣或古有其書亡之後人摘
其存於呂氏者特爲此詳略也予將以呂氏書證之曰彼誠
出於近代又何先見於此也則昭釐侯之事與呂氏異復有
疑焉況久逸於古史而始傳哉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右軍帖中語東坡題潭帖云宰相當是
簡文帝殷則長源也耶黃伯思刊誤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
愔書謂宰相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
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
行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余讀劉潛夫詩厭倦今書尺
時將晉帖看殷生與宰相一體問平安但云晉帖則右軍郗

惜不必論發揚帖中意有味也

東坡謫海外用雞距筆黃魯直崇寧二年十一月謫宜州爲
資源書卷用三錢買雞毛筆書兩帖風流特相宜

王涯藏前世名書畫甘露之禍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
棄書畫於道溫韜發昭陵所藏書畫亦剔取裝軸金玉而棄
之頃貴人家廢楮斷幅散售於外或毀滅爲飛塵蓋有錦標
玉軸見累者昭陵地下之藏尙當流落人間史稱王涯祕固
重複不可窺果安在哉智力不足預於人事者多矣

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注者引實錄曰禹會塗山之夕大
風雷震有甲步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
此遂爲軍容之服又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紅帕首帕一作

抹送鄭權尙書序帕首韡袴蓋屢用之陸氏筆記舉孫策傳
張津嘗着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幘頭也韓文公
云以紅帕首已爲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
尤誤務觀固不引塗山事注韓文者亦不援孫策語然李鄭
二序皆連帕首韡袴取義爲幘頭正合范史云向栩者性卓
詭不倫讀老子狀如學道好被髮著絳綃頭李賢注說文綃
生絲也案此字當作幘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
著幘頭已上史注紅綃頭或卽紅綃帕予謂孫伯符所稱南
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或由
東都之季習妖妄者輒以爲首飾栩其類也韓詩帕爲虛字
坡詩帕爲實字因文著字爲蒙所用本別俱不免陸氏之疑

唐婁師德使吐蕃論國威信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此近塗山軍容之遺制雖不敢以釋帕首其云戴紅抹額抑亦帕首巾幘之物爾

徐鉉隨後主歸朝見士大夫寒曰多披毛衫大笑之語人曰中朝自兵亂之後其風未改荷氈被毳實繁有徒深可駭也一日入朝遙見其子壻吳淑亦被毛裘歸召而責之曰吳郎士流安得效此淑對曰晨興霜重苦寒然朝中服之者甚衆鉉曰士君子之有操執者亦未嘗服蓋自謂也新平之行幽土寒列門人鄭文寶適掌轉運迎鉉於途解所服褐裘以獻鉉終却之遂爲寒氣所傷下痢卒楊文公記其事鉉之志可悲矣然鉉仕中朝而中朝之士咸服之矣張文潛云鉉之爲

此言是不甘爲亡國之俘爲醜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豈不讀毛詩也幽詩曰無衣無褐鄭玄注褐毛布也非今段子乎則其來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爲裘取毛織之爲褐理何爽乎文潛如此言之想同時中州人士不平於鉉尤甚矣近惟程泰之尙書斷之曰古固以狐羔麋爲裘聖人服之矣若謂古人不以織毛之衣襲朝服者則今貂蟬亦古乎若謂古人堅毅死且不易如是人多矣卽其論厚於文潛而鉉之志可悲已矣

韓持國不服涼衫不變於今邵堯夫不服深衣不變於古江鄰幾雜誌秘書丞宋飛卿云士大夫着毛衫已爲徐常侍所譏近年內臣或班行製褐紬爲涼衫漸及士大夫俄而兩府

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衆持國輩非之不肯服
又云涼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行
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儀禮婦人衣上之服制如
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光明也則涼衫亦所
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無稽又桐陰舊話京師朝例
公服乘馬因中官及班行製褐紬爲衫者施於公服之上號
涼衫旣而雖二府亦服之然士大夫至有幞首涼衫而下不
衣公服者宮師見之獨不肯服以初無此製及指揮所許也
今則遍於天下間用爲弔服紹興末暫罷紫衫至以涼衫褐
見尤無謂爾李氏雜記又謂乾道李獻之學士言會聚之際
顏色可憎今上奉兩宮宜服紫衫爲便阜陵之喪趙忠定公

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純素已異汴都褐紬之制顏色故爲可
憎況沈氏筆談已謂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黻衣蒙之
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之制
度章色如何耳按此云黻衣非今涼衫明矣

淳熙二年冬程尙書大昌以大西掖假大宗伯押伴北使
赤岸御筵服重金周益公有詩云五日尹京非細事四時仕
宦固多般自注泰之今春服綠夏間階緋今借金紫真傳游
藝也按游藝在唐迎合武后昇年厯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
四時仕宦以此方擬出於雅謔故不以爲嫌也

有黃生名充者初冬無衣陳無已贈背子堅不受於是以朱
氏所贐二疋寄之有詩云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鷓鴣肉未爲

失

宋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鄂之民素不識駱駝村落婦人咤觀稱爲山王拜求福祐者拾其遺糞穿繫頸上用禳兵疫

齊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爲奴彭城王勰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爲設邾莒之會亦有酪茗因呼茗爲酪奴

河南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康節曰食肉甚美公曰未有如堂中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十年未嘗爲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

曾歸堂喬益公之扁也

魏華父樞密題扁榜必繫某堂某齋字答袁廣微云靜壽更當增一堂字方爲穩實蓋去堂字特數十年間事爾答黃子才云古人庵觀堂室之名必有一實字答彭運幹云敬亭當有亭字審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先是周益公亦云凡亭堂臺榭牌額單用所立之名而不書亭堂之類始於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倣之今無問賢愚例從之矣設若一字名如怡亭快閣之類又當何如予觀教僧寮室直題二字或始此與

陸務觀云楚詞所謂桂數見於唐人詩句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試求之賦絕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

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得一枝看又別記其
說云桂花以春芳其色丹亦或紫南部新書云錢塘靈隱山
多有之香紫可愛白樂天謂之紫楊華今不復見雖問靈隱
山僧亦莫知矣往往妄指木犀爲之草木顯晦亦有時如此
可付一嘆諸老品題花卉多矣少聞及此或指木犀之紅者
爲桂而已李衛公平泉草木記中列桂之品三其一紅桂樹
云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爲號其一月桂云出蔣山淺黃色其
一山桂云此花紫色英蕊繁縟三者未詳孰是爾雅檍木桂
郭景純曰白華不言丹紫也如選詩秋風生桂枝亦鮮言春
也孫少媿東臯雜錄自邵州至全州道傍多巖桂冬初花發
芬馥特異俗謂之九里香又謂之木犀以其文理黑而潤殊

類犀角也此謂冬初花發固由土氣有異以桂與木犀一種相傳久矣陸氏之說孤而不章草木之顯晦感慨所託何也哉余不足以知之以俟博識

捫蝨新話云北人不識梅南人不識雪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今江湖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而雨謂之梅雨轉淮而北則杏亦雨地氣然也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以知北人不但不識梅而且無楊而南人不但不識雪則亦不識楊花矣予謂荆公詩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堪對南人不識雪之語按錢昭度詩南人如問雪向道是楊花恐新話所引卽是洪氏四筆記遼僧云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

也法苑珠林云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鹽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遼僧之談合此今觀法苑珠林語見於顏氏家訓皆同吁世以耳目臆度天下事有遺論矣

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鏹也唐書王璵傳曰玄宗時璵爲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斥數巫覡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也按此則里俗以紙寓錢璵始用之非昉於璵矣朱文公云紙錢起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

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中范傳正言惟顏魯公張司業家

祭不用紙錢

按說邪此下複出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十二字据語錄刪

故衣冠效之

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衣冠紙錢有何間別近世戴氏鼠璞云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末皆有瘞錢後里俗稍易以紙錢王璵乃用於祭祠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是說雖異亦有文公紙衣冠何別之意呂南仲有錢鄧公不燒楮鏹頌有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禱祈假之不已則

翻楮代焉而弗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罪大抵深惡夫
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証載文宗備問云南
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
其事云有益幽寘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此足以
補事林廣記之未及

案事林廣記攷論寓錢之始以下十餘條皆見於陶宗儀說郛而原本脫去今

據補錄

於後

陳無已云世人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項平甫家說

註云司業言九百草書喬字也朱彥可談云青州王大夫爲

詞鄙俚每投獻當路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掾

○案原本掾譌錄說郛譌祿依

可談

王亦與詩他日季父見其子謝之其子曰大人九百亂

道玷竇高明蓋俗謂神氣不足者九百豈以一千卽足數耶

以詩釋之不若陳朱之說通予讀張平子西京賦云小說九
百本自虞初注者謂小說九百篇虞初著又曰九百四十三
篇言九百舉大數也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
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
也俗所云九百或取喻細碎之爲者俚語本於史錄固有矣
故漫記之東坡作文字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父哭之
以九百者尙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慙癡駘驂爲九百
豈可筆之文字間乎坡曰子未知所据耳張平子西京賦云
乃有祕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鑿
厭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爲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
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吾

言豈無據也方叔後讀文選見其事具文選註始嘆曰坡翁於世間書何往不精通耶近見雜說載此乃知前輩攷証無所不至

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卽加覆黃帽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夢溪筆談云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騎出幸則使老內人馬上抱之謂之駕頭江鄰幾雜志云韓持國問李端明駕頭何物曰諸座之一原父訪王原叔原叔云此坐傳四世矣放翁筆記云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褰杙子于馬上高廟時亦然今乃代以閣門官不知自何年始參諸紀載疑渡江後杙子已非法座故物乘輿所至百官

道次班迎惟望駕頭致敬而已

史姚氏註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班志漢從秦制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亭侯未詳也范志謂列侯所食縣爲侯國承秦爵二十等爲徹侯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豈亭侯者以十里一亭之地封焉或已自漢初有之婦人封邑班書云高后嘗以蕭相國夫人同爲鄼侯按司馬氏表孝惠三年哀侯祿元年高后二年懿侯同元年班志孝惠六年哀侯祿薨高后二年封何夫人祿母同爲侯二表所紀異索隱又疑其事非予謂呂后欲侯呂氏先封高帝功臣欲立

案說
郭作王

呂氏先封孝惠後宮子四年

封呂頹爲臨光侯亦先封功臣妻矣自許負之封及鄼侯夫

人疑先漢婦人封邑之始

上梁文吳氏漫錄攷其所始云後魏溫子昇有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大微大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文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語也樓大防參政又考兒郎偉始於方言其說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卽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厮遂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本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

郎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尙矣唐都長安
循襲之以語尤延之諸公皆以爲前未聞或有云用相兒之
偉者殆誤矣樓公攷證如此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
前呼與譟後亦應之高誘註爲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譟註
或作邪譟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顏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
無教之徒雖以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
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更安忍置食張樂以爲
樂若具慶者可矣此同顏訓之意固不論在上也者然如梁
元帝當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是朕
生日世俗皆爲懽樂在朕翻爲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

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泣數行下羣
臣皆流涕則前世人主未以生日爲重而慶賀成俗已久矣
漫錄又記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與學士聯句人主
生日樂宴爲壽殆始見此時固莫盛於明皇也按唐開元十
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
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初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
下咸寧宴樂休暇三日此置節之始十九年以千秋節降死
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羣臣皆
獻寶鏡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至代宗大厯元年十月上生
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此受貢之始德宗以誕

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岱等講說此說法之始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嘗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尙空門將希无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此禁屠宰之始紀節以來襲爲大典雖本自開元而明皇久以生日爲重矣王皇后寵衰泣曰三郎獨記不得阿忠脫紫半臂換一斗麵爲生日湯餅耶葢舊事也明皇不惟自壽每自讓皇帝憲生日必幸其它移時宴樂惠宣太子業被

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此愷悌之
至情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楊氏生日幸華清宮於長
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天寶十載正月安
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以宮妾蕃將亦用此朱新仲云
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引夢得送張與詩爾生始懸弧邀我作
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賜天麒麟此當謂初生時少陵自有宗
武詩也雲溪友議載西川韋相公臯因作生日節鎮皆貢珍
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爲饋

林謙之詩驚起何波理殘夢自注述夢中所見何使君蜀人
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波渡云蜀中稱
尊老者爲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雷波者皆尊之稱此

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爲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

張文昌祭韓吏部詩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以爲姬妾則云乃出待安合彈琵琶箏已有侍女矣以爲妻則皇甫湜撰神道碑云夫人高平郡此不稱夫人退之曾云已呼孺人憂鳴瑟豈以言內子邪說者曰韓詩孺人對穉子自杜詩老妻穉子句中來儲光羲云孺人善逢迎穉子解趨走又出於江淹恨賦左對孺人顧弄穉子凡皆並指妻子唐棣王炎有二孺人爭寵蓋親王有孺人二人云唐制按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妻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則孺人

不得以爲妄張文昌或取此宣和罷縣君改孺人爲第八等揚州天長道中有古塚土人呼爲琉璃王塚馬氏嬾真子錄辨爲漢廣陵王胥謚厲後人誤謂劉厲爲琉璃爾長安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訛呼爲蝦蟆陵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魯直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魏滎陽褚氏相牛呂覽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能相口齒麻衣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臄脇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君贊相後與羣獸焉人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伯樂相馬經浮邱伯相鶴經寧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馬經諸葛頴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鵝

經抑皆古事也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邱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惟朱仲所傳貝經奇怪豈卽相貝經歟或述其名數而謂相也緯略又舉東方朔相笏經袁天罡郭先相笏經陳混常相笏經古相手板經亦驗人禍福也齊綦母稱之在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又吳氏漫錄引陸長源辨志載唐天寶中有李旺稱善相笏驗之以事卒皆無驗以爲不可概論遂記開寶末長史相水立蠻三笏一王侯笏生人

不敢秉一宰相笏一卿監笏亦爲節度而作其後一歸錢武肅祠堂一歸沈相一歸錢昭宴以衛尉卿守滑州真廟朝老道士爲沈良擇笏云此借緋笏兼是吉州通判沈時除吉州通判借緋又云侯罷任別爲揀朝君笏期明年六月沈果以是時卒由前一事則貴賤在笏由後一事則吉凶在人漫錄云館中有陳混常相笏經其說推本管輅李淳風之言又常氏相板印法魏程伯相印法蓋相笏之類而有相字法者術亦傳也

愛日齋叢鈔卷五終

日損齋筆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日損齋筆記一卷元黃潛撰潛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諡文獻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續通考作一卷危素碑銘亦稱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皆考證經史子集異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則尤精于辨經如引史記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之文證顏師古漢書注之誤又引宋實錄李繼遷賜姓名不在真宗時證僧文瑩湘山野錄之非引据尤極明確非束書不觀而空談臆斷者也此本首有至正甲午宋濂序卷後有危素所作神道碑及請諡文移博士傅亨諡議後

序爲劉剛作蓋附錄三篇卽剛所編入也惟卷首卷末
均標云大明天順四年十三世孫叔善重刊今考碑云
潛以至正十七年卒其時但有孫四人下距天順四年
止一百三年不得遂有十三世孫然其子孫之記世系
又不應謬誤是則事之難以理解者矣

原序

世之爲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旣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驚高遠者涉恍惚而談元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紛葩升槃而回縈非不煜煜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飢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于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

既已播厥中外既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
凡經史奧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
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
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
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奇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
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于至精者不可以與
於此歟昔者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
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
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則而河南張恒時斥其非二公素稱
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
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

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以
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
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
濂從公游者最久旣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
擇善學者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後序

剛也不敏獲受經於宋太史先生之門研窮義理之餘先生
出一編書示剛曰此黃文獻公之所著筆記也公於天下之
書無不讀而要之於至理間嘗侍函丈共讀新修宋史無一
傳無訛者非官制地理卽歲月事實甚至連氏名亦或舛誤
觀公辨駁之精若此則其平昔攷古之學爲何如哉覽此記
之大略蓋已知之矣雖中有一二條摘書其事而不真品評
似若無所繫者而洪文敏公作容齋五筆凡四十七卷亦往
往有如此者或公別自有見今不敢畧去汝其受而藏之剛
退而伏讀焉見其文婉而義深諦玩日不釋手初公之爲此
書隨筆而錄未及詮次剛因忘其僭踰以類相從分而爲三

曰辨經曰辨史曰雜辨既已繕書成卷又以讀其書者不可不詳知公之爲人遂以中書參議危公太僕所撰神道碑及太常博士傅公子通定諡等文以附其後共爲一書夫雜著之有其書尚矣自漢以下各統萃羣見而發一義故博雅可觀者衆至唐而纂述者爲尤盛惜乎多雜於龐誕虛誑而間巷淫褻荒穢不經之語亦廁其中而大雅君子有所不道逮宋而文奎啓宿諸老奮興見於論述灼可以詔後學而傳來世若陳后山之談叢沈存中之筆談宋次道之春明退朝錄孫君孚之談圃洪景廬之隨筆史慶長之學齋佔畢或發明經中奧旨或紀事足以補史氏之闕逸嗚呼盛哉公之此書蓋可與之並傳者也公之所著有詩文三十三卷義烏志七

卷並已刻梓流布於士林間而筆記獨未遠行乃命工而刊
之于梓功告完遂以平昔所聞次第序之於末簡至於是書
所以有功於學者先生於前序中已備論之矣里後學蕭漢
劉剛再拜謹書

日損齋筆記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元黃潛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辨經六則

鶴山魏氏曰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之說爲據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雖力政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於此也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嘗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一下行九宮法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

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鶴山素尊信文公之學獨於此圖書之辨不能無異論然而又曰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又若有取焉往年聞人吳蟾者來京師自言從謝疊山得異人所授河圖朝野諸公多傳之而秘不輕出其詳雖莫得聞大抵亦是以八卦爲河圖未必不與蔣說同所自出也按孔安國尙書顧命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書八卦謂之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論衡亦曰伏羲王河水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伏羲得之非作之則以八卦爲河圖自昔已然鶴山之說似不可不考也

尙書古文益稷篇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作來始滑漢

書作七始詠采與在滑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解之獨鄭元忽作習而謂習者臣見君所秉君亦有焉是以習爲笏也其說尤異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已爲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旣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史記云文王崩太子發立豈伯邑考未死文王已舍之而立武王爲太子耶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鷄曰翰音註謂異其名所以別於人用也而今之致餼於人者反借以爲雅稱是以鬼事人也世之好用古語而不詳其文義若此類者極多此特

其一耳

春秋左氏傳聲子襪而登席杜預曰襪足衣也

程泰之演繁露曰戰國策已稱人主爲陛下據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有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則陛下之稱周初已有之或謂家語載成王冠頌蓋曰率爾祖考永永無極疑大戴所記出於秦漢以後之所增飾然則戰國策所稱又安知非後人所增飾耶

辨史十六則

史記黃帝幼而徇齊家語大戴記並作叡齊司馬貞曰徇亦作濬蓋以徇與濬音相近濬與叡文相近而言也又曰濬當讀爲近則又因裴駟訓徇爲疾而以迅爲疾義相近而言也

去古既遠經史中魯魚亥豕若此者不一學者必欲以意強通之豈闕疑之義乎

太史公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故取公孫卿獲寶鼎迎日推策之說而不取其仙登于天之語直書曰黃帝崩葬橋山乃於封禪書備述卿言黃帝騎龍上天至武帝問黃帝冢則又稱或對曰黃帝已仙羣臣葬其衣冠或者疑辭也其敘事可謂婉而直微而顯矣史記書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審如其說則以征伐得天下自黃帝始矣湯之放桀何以謂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作誥何以不引阪泉之事爲言乎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繫易稱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學者考信於六藝而闕其所不知可也

史記武帝紀及封禪書所載黃鍾史寬舒封禪書註引徐廣曰鍾丈惠反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武帝紀註引韋昭曰黃鍾人姓名一以爲地名一以爲人名前後自相矛盾漢書郊祀志註引孟康曰二人皆方士顏師古曰鍾直垂反其不取徐廣之說蓋以一人不應係兩縣也然寬舒之名數見於後而無所謂黃鍾者又似可疑耳

漢書沛公引兵至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今按史記本文云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師古蓋因班孟堅刪去泗川守

壯四字而誤以得字屬於上文小司馬索隱知其誤而疑左
司馬當有名遂以爲曹無傷無傷之名僅見於沛公入關之
後而前無所考姑存其闕文可也

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謂三尺劔也杜周傳三
尺安出哉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王充論衡凡引高帝語
却皆有劔字作文而好用歇後語以爲奇者不可不知也

漢文帝紀年有後元景帝有中元有後元葛勝仲曰謂之後
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按劉貢甫兩漢刊誤元鼎四年
方得寶鼎無緣先三年而稱之封禪書云後三年有司言元
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
命也由是言之則所謂中元後元者豈亦後來之追命乎宜

其無所諱避也然以漢之武帝紀考之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四年得鼎后土祠旁應劭於元年注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貢甫因封禪書後三年之語不取應劭之說而謂四年方得鼎似當考也

漢元朔元年有司奏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然則九錫者先王賞功之常典耳後世顧假以爲篡語何也

漢游俠傳茂陵守令尹公註謂守者未真爲之或以爲宋之權行試守卽其遺制非也傳稱門下掾說尹公曰一旦真令至復單車歸爲府吏蓋宋之時暫權攝者也若夫權行試守皆正除之官特以是別賢序之崇卑而已其所謂行尤與漢

不同臣賀以太僕行御史大夫事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宋制必繼祿官高於所任之職事乃稱行也資治通鑑綱目考亭朱子續經之筆也其推蜀繼漢本於習鑿齒紉周存唐本於沈既濟而感興詩第六章第七章皆不及之蓋天理之在人心初無間於古今先儒所見適與前人暗合而非有所祖述學者誦感興詩則不可不與史氏所記並觀也

僧瑩湘山野錄卷首書眞宗卽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進封西平王按宋實錄繼遷以太宗淳化二年賜姓趙名保吉授銀州管内觀察使封天水郡侯以其叛服不常所賜姓名兩經削奪至道三年眞宗卽位因其歸順仍呼之曰趙保吉

非賜姓名也其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銀綬宥靜等州
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但加食邑而不進封制下於是年十
二月甲辰亦非次年咸平六年繼遷陷西涼府爲潘羅支所
殺終其身未嘗封王也其子德明旣立奉表納款乃以景德
三年封西平王大詔令及今新修宋史所載並同而野錄無
一與之合繼遷建節之制見於實錄及大詔令者本云先帝
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軒鼎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眇躬
之纂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
忠勲野錄所記旣多異詞且易推恩二字曰眞封以實其封
王之說皆未可盡據李氏續通鑑長編及陳均編年備要乃
獨有取焉其書太祖開寶九年十月壬子夜之事亦是捨正

史而取野錄筆削之意莫得而詳也

周公謹齊東野語曰禮家如聚訟雖兄弟不容苟同其大者無如天地之祭東坡主合祭頴濱主分祭朝廷迄從合祭之說以至于今按宋史郊議始於神宗元豐元年至六年乃罷合祭哲宗元祐七年詔復行合祭以伸始見之禮俟親行北郊則修元豐六年之制仍集官詳議以聞禮部尚書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請以十月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祭者三人請上不親祠而通燿火於禁中望拜者一人遂再令詳言安世等復執前議蘇轍時爲門下侍郎請降旨罷議而安世議狀竟不得上二蘇之主合祭固未嘗不同也其後合祭罷於紹聖

三年而北郊亦未及行至徽宗政和三年以後凡四祭地謂朝廷從合祭之說以至於今尤非也

齊東野語卷首紀孝宗善政史闕不載者十餘事其一曰淳熙中張說爲樞密都承旨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罇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按宋實錄陳獻肅公良翰傳載此事甚具非良祐也良祐亦同時從官公謹誤以良翰爲良祐而不知良翰傳未嘗不載也且說爲都承旨亦非淳熙中蓋說以隆興初爲樞密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而良

翰之除大夫在五年十二月八年說已爲簽樞累進知院事
淳熙元年卽罷去矣記一事而三失焉於秉史筆者毋責可
也

靖康元年宗忠簡公留守京城岳忠武王飛時隸麾下犯法
當斬忠簡見而奇之曰此將材也遂釋不斬而留之軍前會
金人侵汜水乃授以五百騎俾爲踏白使已而凱旋補爲統
領尋遷統制飛由是知名此事與漢王陵之於張蒼滕公之
於韓信暴勝之之於王詵大抵相類漢史備著三人事以
彰其奇遇飛孫珂撰飛行實乃獨諱而不錄幸忠簡家傳今
行于世而新史得以備著之

嘉熙四年庚子六月吳公淵自隆興改知鎮江是歲大祲明

年辛丑改元淳祐公力行荒政分置粥場以哺兩淮流移之人先曾祖戶部公時客吳公所從吳公親行視諸場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而奇之亟言於吳公公與語大悅卽令授館而禮遇焉供張服御之盛比宅重客有加人咸驚訝旣而立信與先戶部相繼登丁未庚戌第寶祐三年乙卯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開闢京湖辟立信幹辦公事先戶部準備差遣五年丁巳正月一日吳公拜參知政事請致仕未報而沒于江陵府治閫檄立信同先戶部護送歸葬宣城而先戶部爲撰行狀上于史官其後立信入躋從班出專方面名位略與吳公等人始服公有知人之明而不知立信實先戶部之所舉新史於立信傳雖備著其事而不能詳先戶部之名誤以

夢炎爲應炎是猶可諉曰庶官名不登於史冊無所於考乃以七年丁未取進士則題名有記亦弗之考而旁采傳聞多異辭以七年爲六年則歲在丙午又以爲見吳公之次年則歲在壬寅殊不思兩年皆非策士之歲後之秉史筆者所宜考焉

開慶元年七月朱公龜孫由史館校勘授武學博士而曾先祖戶部府君由添差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教諭實與公並命同一誥詞是年十一月龜孫除監察御史而先戶部奉勅兼樞密院編修官後九十年是爲今至正九年獲觀公家所述公年譜乃以武學爲太學蓋不詳當時典故而疑武學爲武官故以意擅改之云耳殊不知國子太學博士正錄武

學博士教諭皆師儒之清選也間嘗錄家藏先世所被誥命歸之以補其闕而訂其訛近閱新宋史魏孫本傳乃止據其家傳作太學博士誥詞首云勅史館校勘朱魏孫等古者文武同方云云允足驗其爲武學而非太學也謹識于此以俟後之秉史筆者刊正焉

雜辨十三則

許由事不見於經傳司馬子長揚子雲皆以爲疑或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岳之後四岳卽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文叔於許爲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以爲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旁引曲證以實其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戶之農

者又爲誰乎姑闕其疑可也

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爲宋穆公之後
音繆者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
字蓋通用而秦穆公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未聞穆
可讀如繆也繆固有兩音一與繆同秦繆可音繆安知宋繆
之不音繆乎古人固有以紕繆之繆爲諡如漢之張勃晉之
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
諡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
安可遂以爲據乎漢有繆忌字正作繆又非可與宋秦二君
混爲一而忌之名亦辨證所不及辨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翟
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

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寺亦謂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柏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爲東臺中書爲西臺祕書爲麟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爲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夫今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旣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

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爲勅當是誤以梁字爲勅也程泰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南史賈希鏡傳勅許郭子旣以帝命爲勅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爲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功宣秉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爲勅自漢已然泰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書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爲苐苐或爲黻黻與苐猶可通用苐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國其人入中國者因以爲姓唐有回紇米懷玉五代有沙陀米至減非若樓之與婁邵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黃初平初起豈皇與黃可混

爲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
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爲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
皆作黃而山谷則自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
適相通蓋未嘗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爲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爲泰山有丈人峰故
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又以爲張
說因東封而其壻躡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其說尤鑿按漢
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
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爲
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博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而弗

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弧一弛何緣設已覺翻翻不受檠陸放翁曰檠作平聲押用漢注也燈檠亦謂之檠音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檠夜珠圓漢地理志朝鮮民飲食以籩豆顏師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韻書檠字注曰有足以几物也義山以檠爲去聲蓋本於此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旣云斜陽又云暮卽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予曰旣云孤館閒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云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

好字當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其
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
同音故易以暮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
改也外舅每爲人言而爲之永歎或曰傳錄者旣以廟諱同
音而爲之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
武相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殺之則二
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爲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字本
不必避禮部韻略諱而不收者失于不考也況當時諸公詩
篇中所用樹字不一而足以大蘇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
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鉦闌風驚樹擺琅玕孤城吹角煙樹
裏清風欲發鴉翻樹詩句作於熙寧元祐紹聖元符間未嘗

以爲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

陶靖節詩曰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記註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註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峕賔退錄曰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爲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

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爲二斗非也

南斗於次爲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別北斗耳若所謂斗覆爲豐年者乃天市垣之斗斛星又非此二斗也

日損齋筆記終

日損齋筆記附錄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於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緯朱世濂傅藻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爲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爲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館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爲

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至集賢校理文節公著于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浦江景珪生琳娶宗忠簡公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秦丞相檜枋國殺異己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磨劍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宮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爲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塲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

郎累贈中奉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淞西提舉常平茶鹽司
幹辦公事某公應復實生參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
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
煜煜然墜于懷生甫晬卽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不
妄出門能倍誦書詩追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
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
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
因留受業弱冠遊武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
牟公獻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
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校

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年貢舉
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殿試對策以
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
縣丞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
厠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尤爲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或以
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
子所爲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冤遠
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于河帥衆以拒官兵
怒爲取它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及刼殺未行邑
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
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

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諉焉公爲黜其

者軍百

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愬昏田鬪訟
下其事多至數千百公錄其當問者一經論定翕然畏服不
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如也歲大旱禱于龍湫大
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丞制遷石堰
西場鹽運命仍舊階石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
盤折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毫分入于吏
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
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於民有
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公莅是役撙節浮蠹還其餘錢爭歡呼
而去姦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

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
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竄僞鈔板於良民家
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儼
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皆相率遁去
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之
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傳重
議待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
稅杭州僅三閱月增課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
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
儒林郎扈從至開平恭紀行詩十有一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
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

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時欲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悲甚且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克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淞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朶爾直班公令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

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舊還則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淞丞相達世貼睦邇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疊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讖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從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鼉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

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乞求文者日益于門力靡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恒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覃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于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且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矢急霆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疑焉素寡嗜慾甫四十卽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觸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于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陽當宋中
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
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迺柄文鐸蚤
縣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
翺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
亡公則著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
著德東塾之阡中奉大夫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
素撰

請諡文移

太常博士傅亨嘗謂天啓文明之運時生純德之賢擅一代
之文章爲諸儒之軌範既有功于名教宜加贈以褒崇切見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
黃潛天資端介德操剛方早擢秀於儒林遂登名於科第初
任將仕郎寧海縣丞陞從仕郎諸暨判官擢儒林郎翰林應
奉除承直郎國子博士遷奉政大夫江淞儒學提舉不俟引
年自行致仕授中順大夫祕書少監居閒未久今上以史事
特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未幾陞中奉大夫侍講學士
同知經筵事屢蒙召見殿廷賜以樽酒金織絹段寵遇優渥
蹟公之筮仕州縣則民庶懷德而詠仁入教成均則士類樂
育而從化至於供奉翰苑職典祕書侍講讀多獻納之功知
經筵有規諫之益三考鄉薦於行省繼知貢舉於會闈主文
旣公得士爲盛言性理探程朱之奧妙論著述繼韓柳之雄

深德業昭著文章炳煥太極一賦爲治朝之大雅古文諸作垂奕世之宏規四方學者覩之若星鳳仰之若山斗年旣老耄優游鄉里支墨自娛多所撰述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翰林修撰曾堅出使江淞還言本職已於是年閏九月初五日病終于家亨以匪材親侍几杖詩書之澤久承指授道德之腴每霑膏馥知其博極天下之書洞達古今之制爲縉紳所推許爲學者之依歸如蒙轉呈移文合于部分比依翰林侍講學士袁桷鄧文原例依上褒封贈諡仍付翰林國史院編之列傳甚愜公議今將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門人宋濂所撰行狀錄連在前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

諡議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賦
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
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興起一時
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萬世之儒宗者未嘗無其人焉迺
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
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明
於法從試郡邑有惠愛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
屢蒙眷遇掌絲綸而宏帝制修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
微道德之崇邃六經羣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
我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碑銘必命公爲之海內冠帶之士
以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爲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家

傳人誦書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隋珠趙璧其文章根本乎
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不煩山高水
深金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爲學者之模範有
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下學者僉無間言蹟公
之行業相公之儀型書之史冊銘之奉常允符公議易名定
諡國有彝章謹按諡法博聞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諡
曰文獻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
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謹議

日損齋筆記附錄

樵香小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樵香小記二卷

國朝何琇撰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皆考證之文凡一百二十條論經義者居其大半亦頗及字學韻學其論六書頗與舊說異同如謂禿字當從禾會意說文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卽六書正譌改爲從木諧聲亦非確論謂說文訓爲字爲母猴本末倒置當是先有爲字乃借以名猴謂射字從身從寸爲籀文象手持弓形之訛其說皆未免於獨創至其解春秋西狩獲麟解周禮奔者不禁解詩野有死麕亦時能發先儒所未發其學問大旨蓋出入於

閻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演其緒論云

樵香小記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宛平何琇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奔者不禁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先儒率以奔者不禁爲疑今推尋文義奔者當指男女不禁則指其父母若字當訓如左傳請爲靈若厲之若言私奔而父母不禁與不遵嫁娶之制者均罰之耳先儒不以若字爲連類之文而以爲轉語則其疑宜矣

春王正月

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其他證佐姑無論但以左傳論之

左氏周人也有誤記本朝之正朔者乎卽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秦去周末爲時無幾有相距數年不知勝國之正朔者乎故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一條可以息千古之喙也

西狩獲麟

麟聖王之瑞也春秋亂極而終以獲麟思治也謂書成而麟至淺矣

天王

春秋或書天王或書王正猶史家或書皇帝或書帝無義例也先儒以王不書天爲貶然則春王正月是亦王不書天矣又何貶乎

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文言傳明曰四德註家則曰大通而利于至正然則孔子非與又覺其異于孔子也則曰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然則文王非演易孔子非贊易直改定伏羲之易矣

祭叔來聘

人臣無境外之交爲敵國言之也若一王在上則畿內畿外皆王土畿內諸侯與畿外諸侯皆王臣正如京畿官與州郡官耳不應禁其信使以敵國視之說春秋者于畿內諸侯朝聘列國皆以外交爲貶此義殆非末學所知

有年

春秋桓公宣公書有年皆紀其實事義不關乎褒貶說者謂二君弑逆不應有年而有年故孔子特筆以示戒是聖人以降福亂賊咎上天之失刑矣呂涇野說季孫意如卒謂書亂賊善終見天道之無知亦同此繆

剛柔始交

屯之爲卦剛柔始交而難生夫天下之難未有不始于相交者也聖人知相交之生難而杜漸防微陳紀立綱詰姦禁暴所謂君子以經綸也老氏知相交之生難而曰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適成爲老氏之學而已

山下出泉

水出高原懸注而莫之遏也泉出于山下則翳穢沙泥皆足

以障塞之猶童子聰明雖具而不能自達也濬之斯出導之斯流猶童子之資啓發矣故童蒙之象取義于斯

姓譜

姓譜至不可信其所述姓源非神明之胄亦卿大夫之有官有邑者也然則太古以來黎民不知幾萬萬億皆若敖之鬼乎或曰胙土賜姓別族命氏非有爵者無姓氏然則無爵者例無子孫乎

卷耳

詩序卷耳后妃之德也夫採卷耳寘周行非后妃之行遣使臣閔勞苦亦非后妃之事此必大夫行役其室家念之之詞惟其哀而不傷勞而不怨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知沐浴

于宮闈之化者深故曰后妃之德云爾如曰后妃所自作則采采芣苢亦后妃自擷野草矣

鄭風

朱子排詆小序如木瓜諸篇本事可考者亦從廢斥誠不無過當然余于鄭衛淫詩之說則灼然無疑夫古人之詩不似後來家有專集輜軒所採特里閭所歌而已其所歌者皆忠孝廉節之詞則知其俗之厚其所歌者皆奢麗綺靡之詞則知其俗之偷故誦詩可以觀政其間男女狎邪之詩亦如近代之雜曲小令多懸擬想像摹寫艷情不必實有其事諸儒旣疑聖人不當存淫風是聖人亦不當存變雅也又疑淫者必不自暴其醜是玉臺香奩諸集皆佚女所自製也

太極無極

尊德性道問學朱陸異趨此不得不辨者也太極無極理在天地去人事遠矣其是其非不關于善惡得失兩家詰辨動盈萬言吾謂做精神于無用

河圖洛書先天後天

凡註易者卷端必推演河圖洛書先天後天動數千萬言以爲作易之本始夫天下之事理未有離其本始者其詮釋經文乃全不從是生義抑又何與

卦變

乾坤生六子傳有明文其餘某卦從某卦來者乃後人以卦畫奇偶推其相生之理非先畫某卦然後變某卦也來瞿塘

說易純以錯綜爲主是執餘義爲本義矣此如五藏屬五行
遞生遞剋確有是理以病證驗之併確有是事然五藏實一
時俱生非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也

周禮

禮記不引周禮左氏春秋傳亦不引周禮然漢文帝得魏文
侯樂工竇公出其本經卽大司樂章此周禮不僞之明證矣
蓋國家典制厯朝遞有沿革卽一朝亦自有沿革周禮作于
西京之初而禮記出于東遷以後數百年中其併省改易不
知凡幾周禮爲天子之制而左傳記諸侯之事其體例亦各
不同未可執以定眞僞也

孟子誤字

夫子之設科也趙岐註本夫子作夫子其註亦爲孟子自道之詞文義顯然集註蓋偶沿誤本未核趙註觀孟子或問及語類均不辨及此字知朱子所見之本卽作子字矣

娣姪

古者嫁女必以同姓爲娣姪疑皆以宗女充之否則天王之女有備諸侯下陳者于事理不近蔡侯稱息嬀吾嬀莊姜稱譚公維私明姊妹不同歸也碩人又稱庶姜孽孽明非女公子也又魯嫁伯姬三國來媵齊人與焉實非同姓或周衰之變禮與其或被出娣姪同歸與否禮無明文考左傳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誘其故妻之娣與之別居是歸則娣姪俱歸故誘而反之矣

立後

無子立後古禮也然此自爲世官有廟者言非人人立後也
後世人人立後非尊祖收族之本義孔子庶兄伯皮未聞有
後豈非以不主祀與

不弔不入兆域

禮云死而不弔者三曰畏壓溺又云兵死者不入于兆域此
當指三軍敗北潰卒敗將而言晉趙鞅誓師稱桐棺三寸不
入兆域是其事也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埋輪繼馬首離而心
不懟者是忠臣孝子宜報馨香曾先王制禮而苛爲之罰乎

牛馬

古者牛服箱而不耕然冉耕字伯牛牛字從何起義古者馬

駕車而不騎然駕車鉤衡而已不被輦也春秋有地名輦傳
又有據輦而食事輦字從何得名疑其事古皆有之但不似
後世爲通例耳

河圖

伏羲河圖先儒以爲馬背旋毛然則顧命東序所陳當爲馬
革一具耶俞玉吾疑爲玉類其說無據而石脉成文尙差近
理

洛書

河圖曰圖作旋毛狀可也洛書曰書定爲文字漢儒以初一
曰五行等六十五字爲書文已爲附會至解爲九宮奇偶則
是圖非書矣且神龜背負經典無文其說皆出于緯候宋人

事事駁漢儒惟此事不能正也

國風

曰邶曰鄘曰唐曰檜皆西周之舊名而詩則多在東遷後知周時太史所掌詩有舊曰後人弗敢增改但續采之風以類附入耳季札觀樂在孔子前曰爲之歌邶鄘衛曰爲之歌唐曰自檜以下無譏焉是其證也然則王風亦必舊目非孔子所定明矣

劉氏論諸侯無私史

劉原父謂東遷以前諸侯無私史此據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臆斷之耳伯禽費誓首稱公曰此魯史之詞非周史之詞也

翬帥師

春秋書翬帥師會伐鄭慶父帥師伐於餘邱胡傳謂亂臣旣得兵權遂肇弑逆聖人用示履霜之戒此全不考校之言古者兵出于農有事則聚而授甲役竣則散而歸田非有營衛之屯聚方鎮之瓜分可籍之以爲變故公子鮑之取宋陳氏之取齊皆厚施得民非得兵也況爲氏武闡之事皆一夫之力何嘗擁衆作亂乎

春秋特筆

春秋所載有顯然爲聖人特筆者如鄭伯克段于鄆紀侯大去其國齊高子來季子來歸鄭棄其師天王狩于河陽及晉處父盟公在乾侯陳亡書陳災趙盾許止書弑吳楚不書葬

之類率變文見意其中必有美惡存焉所謂大義數十炳如
日星者也其餘隨文褒貶大都顯然易見不待穿鑿至于無
功無罪之人非善非惡之事又不可不著于策者則亦以常
例書之而已說者字字生義是聖人治世非賞卽誅不容有
一中立之常人也

杞宋正朔

二王之後得用先朝之正朔此于傳無明文考宋取長葛春
秋書冬而傳稱秋蓋取以九月周正之冬商正之秋也此可
證宋用商正禮記載孔子之杞得小正建寅舊典獨得于杞
此可證杞用夏正

野有死麕

貞靜者守禮尙不足以見聖人之化至于懷春之女幾有越禮之志乃怯于厖吠卒畏人知則廉恥之防明有以遏其邪心也王柏乃以爲淫奔之詩而黜之烏知刪定之旨哉

古占法

左氏敘事固不免有誣然其所敘占法則必太卜之舊當代所同用譬如今之術數家言其神驗者多誣至其占課論單拆交重推命用五星八字則今世同用之法也舍左氏而言易例吾未之能信

洛神賦注

李善注文選字字必著其出典惟洛神賦注感甄事題爲傳曰究不知其爲何傳也

玉樓銀海

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炫生花此正以銀玉
比雪耳說者病其體物太似因託王安石語以玉樓爲肩銀
海爲目云出道書然迄今無人能注出何道書也且雪光搖
目于義猶通若肩則非埋身雪害何至凍合哉

說文解爲字

說文訓爲字爲母猴云此猴多技能故假借爲作爲字竊謂
制字之初必先其切于人事者次則物之習見者必無先制
一稀僻山獸之名反借爲習用之字者或因母猴多技能假
爲字以名之則或然耳

俗說

初讀馬縞中華古今注稱俗說七月七日烏鵲爲橋渡織女以爲縞述流俗之說耳後讀隋書經籍志禰家有沈約俗說三卷乃知俗說爲書名烏鵲橋事爲約所記也

漢儒易學

世稱漢易雜識緯然丁寬田何以來都無是事至孟喜焦延壽京房始別岐一派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別得占候書託之田王孫而梁邱賀證其誣劉向又稱獨京氏爲異黨其文甚明此正如宋易于周程張外岐出邵子一派耳槩以京氏之學目漢易將槩以邵子之學目宋易乎

古字假借

先儒謂古人字少多用假借余不謂然大抵古人簡略惟取

音同如歐陽尙書漢碑作歐羊望陽家語作望羊古字雖少豈無陰陽乎哉

古無四聲

先儒又謂古無四聲然如秦始皇帝諱政避諱讀正月爲征此非以平去爲辨乎劉熙釋名言天字有舌頭舌腹之分其區別亦細矣竊意古人雖朴必無東董棟江講絳讀若一音之理惟其詩賦押韻之例則三聲並用耳如宋詞多上去通押元曲以入聲攤配亦其押韻之例非宋元僅有三聲也

鐸舞曲

古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郭茂倩樂府詩集所載不可句讀考宋書樂志載此篇原每句空一字郭氏連而一之耳

樂毅論

右軍樂毅論或云書扇或云書石今輾轉鉤摹失其筆法則有之必不至竄改其字句然史記樂毅傳注載其全篇文句乃異同不一

蘭亭序

蘭亭序後之攬者句攬當爲覽或云通用或云誤筆其實乃自避家諱故加才旁右軍王覽之後也

曾子問

曾子問臨娶遭喪一節所謂婿免喪後弗取而後嫁者先儒遞有論說然反覆思之不得其理女未嫁婿未娶忽遭父母之喪喪終成禮禮之當然何以免喪之後久定之盟又有請

而弗娶請而弗嫁者耶其弗娶弗嫁又以何爲詞耶

古無叶音

陳季立稱古無叶音凡今所謂叶者皆其本音其說最確他姑無論如龜茲讀邱慈此直譯以同音並無意義是漢時讀龜爲邱讀茲爲慈之明證否則何不直譯爲邱慈字與

古字訛體

字有訛體非但後世卽古亦然馬伏波論成皐印文是矣官制尙爾俗用可知一筆一畫奉漢碑爲古文此好古之過也且非但八分小篆亦然射字籀字象手持弓形小篆轉弓形爲身字轉手形爲寸字寸身爲射果何意乎

牡丹

歐陽公謂古人不言牡丹王慤野客叢書引謝靈運集及尙書故實所載北齊楊子華畫駁之余謂古人但不言其花耳若其名則本草列爲中品張仲景金匱要略已用牡丹皮矣

大毛公

漢書不載大毛公之名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始云毛亨亦不載伏生之名晉書伏滔傳始云遠祖勝

金盃

杜工部諸將詩第一首漢朝陵墓對南山二句言戰爭而陵寢震驚也昨日玉魚蒙葬地用劉殷奴事言王公之墓不保也早時金盃出人間用盧充事言土庶之墓不保也連首二句讀之諸陵亦可危矣此所謂臣子之詞立言之體注者必

附會茂陵玉盃殊失其旨至戴叔倫詩有漢陵帝子黃金盃
晉代仙人白玉棺句則似因杜詩而誤用叔倫德宗時人在
工部後也

青史子

賈誼新書引青史氏之記言太子生事其文與禮經相表裏
漢志青史子五十七篇乃列小說家疑其他文駁雜也

筆

世稱蒙恬作筆或引禮史載筆駁之余謂不但此也虞書作
會豈能以削竹調漆施五色哉

怨于父母

太平廣記載唐劉生夢見帝舜帝舜斥孟子稱號泣于旻天

怨于父母二語爲誣此小說妖妄之辭託帝舜以誣孟子不足深詰然足見所得孟子本作怨于父母乃有是說蓋今本誤脫一字也

六書所無之子

五國故事書劉龔之名曰巖以龔字杜撰也設遇孫休之子梁武帝之四公將闕其名乎張有書魏國夫人碑魏必作魏以魏字說文所無也設書諸葛亮碑當作諸葛諒書韓愈碑當作韓愈乎

王弼老子注

老子第二十一章王弼無注今考其言蓋老子之言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二十九字以下皆弼之注兵者不祥之器至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此解前三句意也吉事尙左至以喪禮處之解後二句意也傳寫誤合爲一耳

曹大家

讀曹大家之家作嘉音人必啞然以笑讀陰麗華之華作敷音人必色然以駭不知讀陰麗華入麻韻猶讀曹大家入麻韻也讀曹大家入虞韻猶讀陰麗華入虞韻也此之謂不充其類

子羽子絲

史記項羽本紀稱字羽而自序稱子羽漢書袁盎傳稱字絲而叙傳稱子絲案古人之字實皆一字但或系以伯仲叔季

或連子字爲二字左傳所載可考論語顏淵曾皙顏路冉有皆稱一字言游過矣堂堂乎張也亦祇稱一字疑項藉袁盎亦偶稱一字遂相沿呼之爾

九河碣石

九河故道在滄景間古書鑿鑿碣石在永平古書亦鑿鑿惟由滄景而東注去海百餘里耳必使沿海行千餘里委曲以達碣石何也思其故迄不可解

焚廩浚井

戰國時雜說繁興一事而傳聞異詞各姓時代互異者諸子之書不知凡幾孟子當日亦諸子之流惟誦法孔子發明王道得聖學之正超出諸子之上耳故一切流俗附益之文有

斥而闕之者亦有非宏綱大旨所係不及一一辨詰者焚廩浚井之說亦姑與就事論事不必果以爲實跡也

馬牛其風

馬牛其風與臣妾通逃相屬自以風逸爲正義或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核諸物理無此事或曰牝牡相誘曰風馬牛豈竊妻以逃者耶核諸物理亦無此事

瓜州

范宣子數駒支稱秦人追逐其祖于瓜州瓜州在秦西境當追逐而西不容聽其越秦而東也推求其理蓋竄入狄地從塞外抵太原而至晉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無終在北不容越燕至晉蓋亦于塞外相從而至杜預已有是說

祧諱

魯武子諱敖廢敖山而魯乃有公孫敖宋翼祖諱敬而南宋張栻字敬夫又元趙緣督以宋宗室子而名元敬皆祧廟不諱也然臨文不諱可也以爲名字則可用之字多矣何必是
弦絃

古字多通用故弦絃兩字經典互用廣韻據五經文字以弦爲正體絃爲俗書禮部韻略舊本改弦爲弓弦絃爲八音之絲開禧元年進士費衮上劄子論之始改通用然制字各從其類琴瑟從弓究于義無取韻略分注不爲無義似不必以經典相難

切字等韻譯語之始

左傳以鉦爲丁寧以穀邱爲句瀆之邱以寺人勃鞞爲寺人
披公穀以鄒爲邾婁檀弓以木爲彌牟此切字之始萌公羊
以伐人伐于人異讀釋名以舌頭舌腹異音此等韻之始萌
據隋書經籍志十四字母自漢明帝時與佛經俱入中國以字體不同世不行用說苑越人歌後漢
書白狼王唐敢歌此譯語之始萌

樵香小記卷下

十有三祀

洪範稱十有三祀說者謂是時周末改制尙用商名竊疑古人記載往往通稱如唐虞曰載夏曰歲堯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曰九載績用弗成又曰朕在位七十載舜典曰歲二月東巡守又曰三載黜陟幽明又曰二十有八載蓋亦不拘一律也

宋諱

宋人避諱至嚴然核其遺文似有二例一曰闕筆一曰代字大抵尋常文句則僅闕若人姓名則必代之字如殷浩作商浩桓元作亘靈至魏徵作魏證慎夫人作謹夫人匡衡作康

衡蓋臨文不諱故僅作字不成若人之姓名則不使同于
祖考此其別也

五經四書

世謂五經四書試士始明此不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
舉法然其用朱儒傳註亦同一例又有宋元祐制以周禮左
氏春秋禮記爲大經易詩書儀禮公羊穀梁春秋爲中經進
士各治一大經兼一中經仍治論語孟子第一場大經義三
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中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則北宋試
士已以論語孟子爲主特無大學中庸耳

宋試春秋題

宋實舉條式論春秋義題聽于三傳解經處出蓋以春秋經

文簡略命題易複故也此法如行可稍杜治春秋者惟記破題之病

虞夏書

左傳引虞書作夏書因考說文琨字註虞書揚州貢瑤琨蟻字註曰夏書玼從叕賓亦一部之中二名兼出或謂伏生尙書大傳合虞夏爲一傳疑古書總題虞夏引者可以互稱然大傳有唐傳未聞有唐書則其說亦不盡然闕疑可矣

時會解

逸周書時會解所述乃是夏正此不可曉

廣韻注

廣韻註有絕可笑者如東字下註東宮氏齊大夫東宮得臣

之後刁字下註齊豎刁之後世子而云大夫寺人而云有後
卽姓氏書有此謬談亦不應漫無考訂至此何博古圖說誤
州字卽傳笑千古也

經典釋文

經典釋文爲古義之源數學者得以考見先儒音訓惟賴是
書厥功甚偉獨怪其不及孟子而以老子莊子俱列經典是
居何義也

茗飲

三國志韋曜傳有茗飲之語論者援爲飲茶之始然此語不
止韋曜傳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曰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蜀
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其文尤明璣亦吳人

也

萬歲木

謝朓詩風動萬年枝宋人以爲冬青考陸璣詩疏曰杻櫨也
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
然則朓所詠者乃杻耳

毛詩出子夏

陸璣毛詩疏末附四家詩源流所說傳毛詩者與經典釋文
迥異故王魯齋疑之余謂漢書但云毛萇自謂出子夏已不
能舉其授受之系後來何自得之非惟璣說無所本卽陸德
明說亦未見所本也

晉重

左傳稱晉重耳爲晉重終是脫字不可援爲二名稱一之例
二名稱一惟文選劉琨表段匹磾稱臣磾然亦焉知非脫字
歟若詩文剪裁名姓以就聲律如干木葛亮方叔馬卿諸稱
之類則自古有之要亦非稱也

紙字

或疑古無紙小篆何以有紙字案說文紙訓絲滓也然則蔡
倫以敗絮魚網爲紙正絲滓耳故以名之硯字說文訓石滑
亦不爲磨墨之器

昆蟲

禮昆蟲無作鄭註訓昆爲明於義爲迂說文有蝨字音正作
昆似同聲假借也

書同文

中庸書同文當以字體言之如籀則天下皆用籀篆則天下皆用篆隸則天下皆用隸耳至其點畫增減則聖人有所不能盡同今觀古器銘識卽尊彝諸字形狀不知凡幾其餘文字亦十不同五蓋王政持其大綱爾

諧聲

小篆諧聲疑多因古文之音而配之以字非制字始立音也如磻字諧黃聲古文乃作𠂔偏傍無黃字安有黃聲圉字諧有聲古文乃作𠂔偏傍無有字安有有聲

禿字

禿字說文載王育說謂倉頡見禿人伏禾下妄謬殊甚故許

慎亦曰未知其審周伯琦謂上當從木諧聲亦似不然疑上當從禾會意說文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

萼萼

說文分萼萼爲二部萼訓草木華也萼訓榮也華之與榮有何區別萼部收萼字訓草木白華然則萼亦草木華矣竊意萼萼之重文說文強分爲二

轉燭

讀工部佳人詩不解其中轉燭字後偶坐佛閣檢大藏乃知富貴貧賤有如轉燭出佛說貧窮老公經此老固無所不讀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殆以六日七分之法引而伸之但漢儒以卦值日

邵子以卦值世耳此無論驗與不驗均非儒者所宜道如曰天運一定是堯舜不能不治桀紂不能不亂非所以立訓如曰人事尙可轉移是當治者不治當亂者不亂數又不確矣故孔子罕言命也

鐙燭

燭字見周禮禮記然諸家所說似然木以取明非今之蠟炬鐙字則經典無文禮記所云執鐙乃豆之跗也考古圖詩有漢雁足鐙

隹字

郭忠恕佩觿云三蒼作𠂔爲尼止之尼字林用隹爲平隹之隹若以隹代隹始于呂忱宋人謂避寇隹名及蔡京父名者

猶未溯其源也

尹氏卒

春秋書尹氏卒左傳以爲君氏其說支離公穀以爲周之尹氏近是或援劉卷之例謂果爲王朝卿士自必書名然其赴書佚其名聖人有所不能益姑以尹氏書之如諸侯之卒例書名宿男不名之例也齊放崔氏于衛疑亦類此

春秋古經

馬賁與謂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此未考杜預之析傳附經而誤謂左氏傳中原載經文也

春秋疑義

隱公攝位而經文適不書正桓公弑立而經文適不書王文姜淫佚而經文適書子同生此諸儒論端所自起也以主是說者爲是則於例不能盡合以主是說者爲非則其說不爲無因是亦不食馬肝之類也孔子曰多聞闕疑

春秋廢傳廢例之漸

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顯董仲舒之言也舍傳蘖於此矣春秋之經以紀善惡爲寔不以日月爲例王充之言也廢例蘖於此矣据漢書儒林傳仲舒學公羊春秋者也據論衡序左傳始末充主左氏春秋者也後儒各務心得實皆先儒所已言

厶地

杜預註左傳於不知其地者曰地闕范甯註穀梁傳於不知其說者曰厶地說者謂厶卽某字之省文竊不謂然韓子稱於文自環爲私背私爲公厶字卽古私字不得假借爲某字由武子於原稿空一字作一三角圈記之如穆天子傳逸周書之作四角圈耳

疊字

石鼓文於疊字皆作二二卽二字言此字有二文義亦明秦刻石於夫字下作二云是大夫鍾繇帖於祖字下作二云重且字其例雖古似未可行用印譜有文三橋所作努力加餐飯一印努字下左爲二點云重力字右爲二點旁作口字云

重力字合爲加字餐字下爲二點旁作反字云重食字合爲飯字論者病其太巧不知寔祖秦刻石法

祆祠

杜預註左傳次睢之社云睢水上有祆祠此必不然宋襄公時祆祠何由至于中國

種子方

李濂醫史謂淳于意及其師公乘陽慶皆無子知醫家無種子方其論甚正然不可謂古無此說漢書藝文志有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容成

彭祖得容成御女術漢志房中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卽是

其說也張衡同聲歌稱素女爲我師天老教軒皇漢志房中有天老禊子陰道二十五卷是其說也漢志又有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是萬安秘冊古亦有之矣

粲者

女三爲粲見於國語然寔亦美女之通稱詩見此粲者傳以三女釋之未見其然古大夫乃有娣姪民庶流離之後幸遂室家匹夫匹婦禮之經也何三女之有

放勲重華

放勲見孟子重華見離騷其爲堯舜之號不疑然必非在位之時以美詞自號殆所追稱乎此諡法之始萌也

姚察傳

姚思廉脩陳書以其父察與江總合傳此真不可解事若李商隱贈杜牧詩稱前身應是梁江總以詞采言之則猶之可也

譚公

碩人詩稱齊侯之子衛侯之妻邢侯之甥皆舉其爵惟譚公惟私稱公按春秋齊侯滅譚譚子奔莒則譚子爵也其變文之故思之不得

鈞金束矢

鈞金束矢之制儒者所疑此以後世律三代也後世以一官治一邑其事必訟乃理故訟恒繁古者州里族黨之間各有官以長之卽婚姻財貨之事亦有官以司之其不合理者卽

治以法不至訟凡其訟者必瑣屑無關之務曖昧不決之疑吏所不必盡治者故限以輸官之物俾直者知訟之不易可稍忍而卽于和曲者知所得不償所失亦權其輕重而知所避是化民息爭之道也貧懦畏豪强豪强易辦貧懦者莫伸夫聖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縱暴有舉其官者矣安用訟哉屠者以骨革納官

周禮屠者以骨革納官此爲屠肆言之使利薄而民不趨所以抑逐末之業而省無故之殺若自爲賓祭用牲者雖漢唐末造歛不至是況周之盛乎

原蠶

禮禁原蠶傳有三說一曰蠶馬同氣恐其傷馬此理太迂一

曰先王仁及昆蟲不欲使一歲之中再罹湯火此爲近之一
曰原蠶絲惡恐妨民用此亦一理

地動儀

張衡地動儀余終不信有是事夫設機轉運則其機有定不
能測無定設機待不測機不動不發氣不至不動氣動于數
千里外而機應于此萬無此法蓋葭管之氣必至之氣也徧
乎天下至其時則皆應地動之氣偶逆之氣也各于其地非
其地則不知

孔鼎

李商隱詩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如曰孔悝之
鼎銘此何足道如曰正考甫之鼎銘則自孔父嘉以下始以

王父字爲氏正考甫非孔氏不得云孔鼎此或唐以前書別有孔子鼎銘今不可見矣

唐人歌詩

唐人歌詩宋人歌詞其法皆不傳白香山稱河滿子一曲四聲歌八疊今不知八疊謂何又古樂府多長篇而唐人惟歌絕句卽律詩亦僅取半首古詩長篇如李嶠汾陰行高適哭單父梁少府詩亦僅取四句或當時之曲以四聲八疊爲定律歟然陽關曲又云三疊總不可考

達摩支曲

溫飛卿集有達摩支曲莫曉其義考段安節樂府雜錄載舞曲有達摩支飛卿所作蓋當時舞曲也唐歌皆四句而此曲

至十二句殆舞者須閱時稍久乃盡低昂旋轉之態不可驟進驟退故其詞長耶

孔父

春秋書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或以孔父爲字考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不聞以名則孔父爲字更無疑義或謂春秋國史夫子不應避家諱不知筆削雖因魯史寔私修之書藏之於家異乎君前臣名司馬子長作史記諱談爲同范蔚宗作後漢書諱太爲泰亦以私修也若史官載筆則有國諱無家諱矣

誠節傳

隋高祖父名忠故當時諱忠爲誠至修隋書時不諱矣而忠

節傳曰誠節傳蓋諸人大抵隋舊臣習慣而不能改也微特此也虎林曰武林民部曰戶部之類且傳至今而不改矣

文選文苑英華

文選錄潘最魏公九錫文阮籍勸進晉王牋是獎纂也文苑英華錄孔熙先爲彭城王檄征鎮文祖君彥爲李密檄隋文是獎叛也若文章正宗則必無此矣

賀知章柳枝詞

柳枝詞起于中唐故白香山詩稱聽取新翻楊柳枝也才調集乃有賀知章柳枝詞考何光遠鑑戒錄稱是篇爲賀秘監知章咏柳是才調集悞

娶妻不娶同姓

禮娶妻不娶同姓鄭註謂爲其近禽獸此語太甚家語言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周道然也則周以前或不拘矣康成以鳥獸行當之是內亂之說非娶同姓之說也

傳註誤引經文

書釐降二女于媯汭蔡傳引爾雅水北曰汭詩駉牝三千朱傳引禮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術有序陳氏集說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今本皆無此文

魯頌春秋不同

魯頌閟宮泮宮之作與淮夷獻琛之事皆在僖公時然春秋皆無其事或謂閟宮泮宮常事不書淮夷之事不能克之鋪張不爲實錄頌者歌詠之作不妨存臣子之詞春秋者立教

之書不可沒是非之寔也是或然歟

女媧補天

列子女媧補天事張湛注以五色石爲寓言五常是亦巧爲之詞戰國諸子多與小說相出入不盡可詰卽以列子而論龍伯釣鼈之事化人擘裾之談又譬何事乎

毛詩

漢志毛詩三十卷毛詩故訓傳二十九卷俱不著爲毛亨毛萇據鄭康成詩譜魯人大毛公爲萇訓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傳則詩傳爲毛亨作矣隋書經籍志則稱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訓故傳則以詩傳爲毛萇作然宋以來並云毛萇不云毛亨疑不明

五言詩

五言詩世稱始蘇李玉臺新詠則題古詩爲枚乘作均漢武帝時人無庸較其先後惟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虞姬詩已全作五言此不可曉卽曰陸賈贗託賈亦虞姬同時人也豈守節所見之本後來又有所竄入歟

文言

梁武帝以文言爲文王作此於古無考直以穆姜引文言四語在孔子前而文字適合文王諡法以意斷之耳劉勰文心雕龍曰乾坤二卦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此又附會於文章之義亦非本旨

金章

禮圭璧金璋不鬻於市皇侃註用金爲印章則印章古有之矣今本作璋蓋字之誤旣曰圭璧足以該璋不煩縷贅且璋不以金作則金自不連璋爲文市不鬻金亦非可行之事

有鬻金于市

百國春秋

墨子自稱見百國春秋所引有周春秋杜伯一事燕春秋莊子儀一事宋春秋祐觀宰一事齊春秋王里國中里徼一事其文皆似傳體蓋古史官簡書策書之分策書詳其細目如墨子之所稱左氏據以作傳者是也簡書舉其大綱如汲冢竹書之體孔子所據以作經者也

晉乘

史稱羊舌肸習于春秋此晉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孟子又
曰晉之乘蓋春秋爲記事之通名乘則一國之專名猶後世
舉其總名則曰史舉其專名則曰漢書唐書古以史爲官名
後世以官名其書猶子亦人之美稱後世以人名其書周禮稱三王五帝之書均不謂之史論語吾猶及史之闕文亦稱史官不稱史書

總集自註賦詩

合衆人之作爲一集始于王逸錄總集者不及以楚詞自爲

一類也自錄已作亦始于逸而徐陵玉臺新詠芮挺章園秀

集用其例自註已作亦始于逸而戴凱竹譜謝靈運山居賦

用其例漢書藝文志亦自註然寥寥無幾又非發明文義故不以托始注賦始薛綜注張衡

兩京賦注詩始顏延年沈約注阮籍詠懷詩詩中偶用自註

始王融

六朝人誤用古事

六朝以綺麗相高務求新豔往往不考本事梁武帝有代蘇
屬國婦詩極述纏綿思遠之意然武生妻去帷也吳均行
路難稱倡家小女名桃根桃根乃姚葉之妹亦王獻之妾非
倡家也

李商隱詩桃葉
桃根同姊妹

大學

大學稱曾子作究不知其所據曾子二卷南宋尙存晁公武
讀書志稱十篇皆見大戴禮高似孫子畧亦云見大戴禮尙
有襍見小戴禮旣曰襍見則中無全篇大學可知矣

孔叢子

漢人無引孔叢子者引孟子字子居一條以駁趙岐始於王

肅其文與家語如一手殆亦肅所僞撰歟

樵香小記卷下終

日
聞
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日聞錄一卷元李翀撰翀不見史傳惟書中紀至正甲辰丙午間事下距洪武元年僅一二載其人當已入明然書中皆稱元爲國朝則前代遺老抱節不仕者也是書多及歷代故事畧如蔡邕獨斷崔豹古今注之體而辨論差詳多有可采亦間及元代軼事蓋雜家者流其中如謂典命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卽掌節之節殊屬臆斷又謂唐以後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之類乃變節爲旗不知周禮司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已各以旗常爲表識不得云自唐以後始變節爲旗考證未免少疎

又如真德秀題三教圖之類亦未免傳聞附會然大致引據詳核足與史志相參考數典者固宜有取也舊本久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抄合排比編爲一卷千頃堂書目載有是書而題作者爲凌翀永樂大典所題亦有一條作凌翀然其餘無作凌翀者今仍題李翀之名而附載姓氏異同備考核焉

日聞錄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元李翀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禮掌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按旌與節非一物符節以合符爲信璽節以印封爲信則旌節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節旗類子子干旌招虞人以旌爲其有柄可揭有旂可垂故能建之於城來者可指以爲望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考其意制一物中分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上公以九爲節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皆是禮也守邦國者以玉爲節守

都鄙者以角爲節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
所一付守臣爲守土之信矣是皆兩判可合無柄無旂非旌
旗之比也後世但見周官旌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以旌爲節
誤矣且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間以爲
函也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
節牧羊節旌盡落漠節本垂赤旌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旌
則此節正與旌類不復古制矣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
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
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旌牛尾爲其旒三重崔豹
以爲秦制也今王公通用之則夫以旌爲節秦世亦然漢特
因之耳唐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

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以英簜之義以求近古也簜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簜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漢武天漢二年遣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逐捕盜賊以軍法從事得斬二千石以下後世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蓋自漢始也自漢以下又有所謂建麾崔豹曰麾所以指麾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是則自人主以至二千石皆可建以麾也

古者使有節傳節操也瑞信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

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漸長數尺傳則馳傳也謂奉之而疾行也傳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魏武奏事有急則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云檄以木簡爲之長尺二寸若戰克乃書帛於漆竿之上以明告中外名曰露布漢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時劾官官用事欲衆聞知亦爲露布

古人拜稽首揖各有差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也蓋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也公羊僖二年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文六年趙盾北

面再拜稽首注以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拜手卽今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土黹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謂之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一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答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注云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是故山節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家其屋當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無傳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室

概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以別於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矣

誅責也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孔子曰於子與何誅其在國法雖小罰皆可名爲誅也漢法不下殿門罰金四兩蹙路馬之芻以爲不敬有罰他馬有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乃與路馬齊行是謂之齒有罰故曰齒路馬有誅慎子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楊雄甘泉

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
鑲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闥歷金鑲之華
鋪是也風俗通又引百家書曰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
頭見汝形蠡適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
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
鋪謂之鑷鑷音謳今俗謂浮漚丁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瑣
琉璃屏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兔影脈脈照金鋪虬水滴
滴瀉玉壺沈佺期詩妝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古者印綬必自佩之天子視朝璽亦自佩也漢元后傳高祖
卽位卽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故昌
邑王傳所謂而聽人脫其璽綬乎按此天子之璽每朝必自

佩之也

魚袋本唐制也蓋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某姓某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入所謂右一者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而參驗之也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武后改魚爲龜宋襲唐制按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而爲顯榮則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

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至宋玉帶則出特賜須得閤門關

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後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勅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金魚不用自此遂爲王故事

唐天寶元年敕麴以三觔四兩爲一斗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皆以秬黍爲定又通典敘六朝賦稅謂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今謂卽時蓋指杜佑之時也唐時一尺皆六朝制一尺二寸也
宋二相以下階銜分左右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因坐位而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名曰左遷漢法仕於諸侯者亦名爲左官則以左爲卑其來久矣

瓊說文赤玉也左傳楚子玉瓊弁玉纓按此則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是玉不分言也今人以瓊比梅雪誤矣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玉篇葑葑蕒也菲菜也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肱心肺皆上體也至於腎腸腎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污穢也蕒蕒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不棄下體也

古者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皐皐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有所謂廝養者廝析薪者養養馬者今人稱從人爲皐隸稱奴婢爲重臺又古者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陪重也

皇元累朝卽位之初必降詔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書

粉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于其上寶用珊瑚珠蓋之如此
齋至其國張于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古無紙專用簡牘簡以竹爲之牘以木爲之鄭康成釋詩別
爲注文以附毛公本文之下以片竹書之故特名之爲箋其
字亦從竹

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
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
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劄行下辨驗
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劄云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
何不便檢錯以辨驗爲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爲
焦又讀羈管爲霸管又以首領官只管祇候至今以爲笑談

唐蕭吳爲戶部侍郎素不學一日在中書讀伏臘爲伏獵嚴
挺之譏之曰中書豈容伏獵侍郎耶一語之失載諸史冊于
古之恥

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之道斜帶黃道有遲有疾十三日有奇
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
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鄭夾漈云月望
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
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
故不見也揚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
其遡於日乎理固該盡而不如沈括之言能發越其狀也沈
括日月如銀團圓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說思之則

其魄是銀圓之背日而暗者也其明是銀圓得日而光彩溢者也月十五日兩曜相當銀圓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此所謂人在其間而盡觀其明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其圓但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此所謂人觀其旁而不能盡觀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鄭氏揚子之說旣得其理沈氏耀圓之說又能盡發其狀矣張衡曰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日則日蝕值星則星亡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一週天月則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以成陰陽寒暑之節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

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
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蝕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
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是皆有常度矣傳曰天有十二次日
月右行每晦日共會於一次之中名之會朔次者位也日月
所會謂之辰卽十二辰之次也蓋以九州之地十二國之分
野繫焉正月會于亥娵訾之次衛之分野二月會于戌降婁
之次魯之分野三月會于酉大梁之次趙之分野四月會于
申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五月會于未鶉首之次秦之分野六
月會于午鶉火之次周之分野七月會于巳鶉尾之次楚之
分野八月會于辰壽星之次鄭之分野九月會于卯大火之

次宋之分野十月會于寅析木之次燕之分野十一月會于丑星紀之次吳越分野十二月會于子元枵之次齊之分野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晡字府晡聲之訛也

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稿簡贅筆云背嵬卽團牌也以皮爲之朱漆金光煥耀向日卽今軍旅所用者

至正壬辰平江郡守六十差民夫築城傳言於舊城址下得一石上鐫云三十八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列國不在常不在祥切須款款細思量旦卜水暮愁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右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

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訪問不得其實予後於松江偶見前人一日錄亦載此語乃知此語不特見於平江蓋已識於前矣

至正甲辰秋七月十七日夜雷電大作餘杭武康山中一時洪水泛漲山石崩裂數十餘處大風拔樹漂流民居山路化爲溪澗溪澗反塞爲平路死傷者衆後二年有兵興之變國朝通例婦人犯鹽罪坐夫男至正丁亥李堂卿爲兩浙運司海寧州一婦人犯私鹽上有翁在李改一檢云舍翁論婦於理未然舍婦論翁於法未當合下仰照驗施行遂兩釋之可謂權宜矣

至元年間徐子方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內漏落頭行

一聖字吏欲問罪以爲不敬徐公改檢云照得來解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亦可以爲吹毛求疵之戒

晉魏之後官至貴品者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卽今官府前叉子是也周禮謂之桂桓行馬桓木也互其木遮闌於門

西都賦後宮蘭掖椒房乃后妃之室呂向曰掖庭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也

古者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幕府古者斬人必加鍤上而斫之故曰伏鈇質質者鍤也

扁題字數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則曰大成之殿不知起於何時

羅國器杭州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總管有一匠慢工
案具而恕之同僚問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撻之其舅姑
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余按宋曹彬
知徐州有吏犯罪旣具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
此人新娶婦必以爲不利而朝夕咎詈之使不能自存故緩
其事然法未嘗屈焉二事相符仁人之用心也

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
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省送江浙儒司定議省典傳景文作
詞云省府相度當爲不爲與不當爲而爲皆非聖人之道孔
子之教垂憲萬世今杭州路申前件事仰連送江浙儒司考
覈典故稽諸經史可以施之於今行之於後無愧於占保結

連呈

托歡

舊作脫懼
今改正

爲浙江相日忽御賜龍衣一襲纔服於身偶

一宣使在旁研墨失手誤濺其衣宣使大懼叩頭請罪丞相
徐徐笑曰汝非故也何以懼爲又一日有一省典僞爲省文
倣丞相押字事發屬司欲送理問按治丞相取其文觀之手
裂其紙乃曰此押字正是我的如何是僞置之不理其大度
皆此類

阿掄特穆爾

舊作阿吟帖
木兒今改正

北庭王一日訪西鎮國吉哩什迪

舊作吉刺失
的今改正

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留坐囑侍者取牀後好酒

一尊爲禮長老執盃王盡飲之長老曰尊客遠來當進兩盃
王復飲之迴盞及脣長老驚乃釅醋也卽欲捶侍者王曰

酒醋皆米爲我不厭之何怒耶長老怒不能釋王曰汝留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醞取來盡歡而罷

至元年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連年不絕官事以爲務停御史乃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又至正年間松江一推官提牢見重囚問之曰汝是正身替頭獄卒聞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知府怒曰三十七打罷這廝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問之曰見有人否一言之失書之史冊百世之恥可不慎歟

俗言三世仕官方會著衣喫飯愚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浣濯補綴必欲鮮華食不肯食疏糲菲薄必欲精鑿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

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顓蒙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白玉蟾降筆跋其像云這先生神氣清玉之英蟾之精三光之明萬物之靈大道無名元亨利貞

趙子昂令陳鑑如寫神援筆至脣乃曰何以謂之人中今乃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謂之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單竅成一秦卦耳故因此名中也滿坐嘆服

真西山題一二教圖佛道同坐夫子拜下題云老子喜說虛無釋迦只談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又一三教圖題云子曰佛說道言所喻無非至理三人必有我師一以貫之曰唯

江行錄云禽鳥翻飛天色昏淡雲行急頭顙熱日月昏暈星宿動搖燈火焰明作聲皆有大風之兆當預防不測又云雞毛招風乙酉丁酉日燒三歲雄雉雞羽揚灰風立至

揚州路儒學書閣魁星贊曰杓攜龍角魁枕參首躔哉變化蹴踏星斗弭風駕雲來遊帝旁幹旋樞極霖雨八方

三代後惟佛爲盛爲佛者曰佛能爲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不足信也爲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以愚考之佛豈爲禍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豈佛之所能爲哉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苦人間事捨俗出家而稱佛佛之言覺也覺

人世之事皆非也爲佛而惟求寂滅曰寂曰滅死卽已矣無復餘事也安得旣死之後尙爲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說能爲人禍福也爲禍福於昭昭使人皆期頤也世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厄使盡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爲禍福於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獄置之天堂也死者日或萬人求佛牒而出之者日亦萬人是天下之造惡者皆得生天閻羅王日受關節不暇一不得直筆於其間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爲幽冥中受囑行私不顧是非曲直強霸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爲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乎然則何爲而有禍福之說也嗚呼是可知矣世俗傳訛覲面不同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况隔

萬里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雜僞孰從而辨故凡禍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國之人依倣而托之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本於孝經蓋中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寓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離騷寓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鄒衍以禹九州演爲九九復演爲九之又九遂增展爲十萬億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隱避以爲光明遂推廣而爲日月循環須彌山照臨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是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子言兼愛

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爲吾大患者以吾有身於是謂肉身爲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謂一切有相皆爲非相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於是謂禪寂入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之人譯之然也佛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端而已皆譯者徧獵中國之書而爲之其後雖稱唐僧取西域經律論輾成三萬五千四十八卷其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諂武后爲彌勒下生譔大雲經四卷上之朱文公謂楞嚴經本只呪語中間道理皆房融濠入李伯紀之子謂維摩經是南北朝時一貴人所譔黃山谷亦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蔥嶺來司馬公又謂

佛書獨般若經最多至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爲心經而圓覺經裴休所爲蓋皆文人綺語豔而眩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爲佛之精語耳漢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董謐獻服餌仙經宋妖賊亦嘗爲五龍滴淚經占候則有地母經讖語則有博文經况譯經有使潤文有官其制近宋尙存太平與國中置譯經院延梵學僧翻譯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幾年而經乃有新經唐三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乃有歲進其曰經云者蓋因漢人名孔子之書爲經故亦例名其書爲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蓋因漢世處天竺二僧於鴻臚寺故亦就名其屋爲寺不知寺之

言侍也鴻臚官舍近聯禁署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正與侍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爲齋故亦飾名其斂膝就食爲齋不知齋之言齊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以名齋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饒乘之其心紛亂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爲功德今乃梵唄歌聲花鼓優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名三寶所指者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名三寶古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晉三席空地以備指畫席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崇大其寢室與佛殿相崢

嶸亦名方丈衆生二字本出祭法供養二字本出左傳布施
二字本出鴻烈於意云何本後漢語何以故本晉人語精舍
本曹操語庵本王充語門徒本漢人從學之稱寮本古人同
官之稱前資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稱今佛氏皆襲用之
考其字義則何往而非此猶襲取吾書之語也至於自爲門
戶尤更紛紛佛一也而分爲三曰律曰教曰禪律一也又分
爲二曰資待律曰南山律教一也亦分爲三曰天台教曰賢
首教曰華嚴教禪一也復分爲五曰雲門宗曰法眼宗曰漚
仰宗曰曹洞宗曰臨濟宗凡此紛紛皆出近世又孰爲佛之
真耶因嘗論佛與道類也道之說出中國書同文不經譯難
於爲欺者也猶且無所不用其欺黃帝所葬橋山而云乘龍

上天老子死於中國而云乘青牛出函關老子亦人也而云
剖母左腋而生生而髮已白甚至劉安以謀逆族誅而反謗
鷄犬亦仙葉靜能以逆黨梟首而尙侈天師靈迹難於爲欺
者其欺猶至此甚佛之說出遠夷書不同文屢經翻譯易於
爲欺莫此爲甚其欺又將何所不至乎佛書言十萬億國之
西有極樂世界猶道之言海上有三神山也佛書言極樂世
界有無量壽佛猶道之言三神山有長生不死之仙也被皆
知人情貪生而惡死樂富貴而悲貧賤故特鋪張華侈窮極
人欲指空畫無切中其心髓以深入之佛書則高於道家之
說而其說彌巧道言三神山近在海上求長生藥不得方士
往往腰斬伏辜佛書推遠於十萬億國土之外無可究詰者

矣道言安期生等庶幾可遇而無其驗佛書謂託生西方在此身死滅之後一切推墮於茫昧而不問矣夫佛亦人耳亦稟天地之陰陽亦受父母之血氣亦衣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棄王公太子而出家辭宮居服食而行丐絕類離羣獨潔其身前乎此時未有此人故見以爲異聞者益以爲異四海之廣千載之遠傳而聞之者愈益以爲異增飾誇大漸至於誕而好事者因附借之爲僞書耳以生日而九龍吐水幼時出遊四門是生卽爲佛矣何爲娶妻生子方稱出家修道又曰天龍八部國王大臣皆來座下以聽說法已受人天供養矣何爲跣足持鉢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間放白毫光照見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東無

一國不在其法會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
十里所隔不過拘彌可寘西夜德若條枝安息大康數國自
洛陽東至大海僅踰千里卽與大海中日本國爲界日本以
東有去無返人舟不可復回方言謂之瀉書傳謂之尾間殆
卽天地極處是天竺以東纔十餘國而大言十萬億國可乎
若天竺以西則班超嘗分使至西海極處自中國而往行四
萬里又安得大言天竺之西過十萬億國更有極樂世界無
窮無盡者乎蓋嘗訝其欺誕之太甚戲問佞佛者曰佛父母
所生血肉之軀也何爲而有丈六金身曰旣成佛而變也余
曰血與肉柔者也尙變而爲金之剛齒與骨剛者也何反不
併變爲金乃以常人之齒骨來中國爲羚羊角一叩而碎其

人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中年出家晚年成道僅年七十餘而終不知於何時說法而經至有八萬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縮無量劫爲刹那頃人見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說法之時甚長也余曰佛若自曠劫以來卽便說法則縮長爲短無由可知今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沒於周穆王之五十二年歲月有定於何而縮亦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以人間爲苦海人事爲火宅唯恐去之不速幸而一旦得死是脫苦海離火宅得返安樂清涼之界也宜何如其喜今乃十大弟子噫嚶涕泣無異世俗兒女子悲戀之情是以生爲苦耶死爲苦耶人世爲樂耶佛國爲樂耶又驚怛不知所對凡若此者何也誤佛之書務佛之神故肆其誣誕務以驚動愚俗而不暇計

其理之所無說之易窮也此其爲書以誇佛者其欺已如此
若其假佛以說者其欺又豈爲少哉佛書莫重於金剛般若
其說主於蕩空若曰如來說佛卽非是佛是名是佛大要不
出此一語而止乃復從而遍引事物曰卽非某是非某以至
涉爲千百無非此一語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憚煩因其一語
演爲一卷歐陽公謂佛書數十萬言數談可盡正指此類今
乃謂金剛經未入中國尙千卷一語已演一卷更演千卷乎
又莫重於法華其書號爲大乘乃高自稱譽謂若持此經當
獲其福若此書正非此經而特出於他人之贊揚者不知法
華正經其果何在其言天堂謂三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
有光明至山腹下始伏日月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無有

不燭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諸天之光豈不能下照而待日月以補缺諸天光明豈流螢自照者比耶其言地獄謂最下爲無間地獄無數罪人獄滿罪人亦滿是罪人之在地獄如鷄子黃充實鷄子殼無復更有餘地則刀山劍樹於何地而設凶險牛頭獄卒於何處而施拷掠又謂地獄火燒日夜之間萬億成壞是罪人哀慟其中亂起亂滅細於微塵速於瞬息豈復知有苦惱而司地獄者亦何時而定其罪成其獄耶他如旣說無常又言常住旣言一塵不染又言萬法俱攝旣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又言佛法付託國王大臣旣說不可以色求我以聲音求我又言黃金布地音樂自然旣說佛以多劫修來方得成佛又言衆生墮念卽得往生旣說大阿羅

漢屢勅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闍世王弑君弑父當入無間地獄一求事佛卽得生天言語反覆如此果何者爲佛之真耶甚至如居士語錄稱捨田一畝入寺生某天出某經入寺費湯一勺壞爛其身出某經佛於桑下不敢三宿於何有寺而令人捨田佛旣不會有寺於何設浴而禁人費湯此等之經果出於佛否耶或出於佛則捨田之賞何如此之太濫費湯之罰何如此之太慘佛號以利益一切爲心乃不量本情不問輕重貪忍自私一至此極乎佛書之多欺僞至此益彰彰明甚而僞爲佛書者之謀衣食窮迫一至於此亦可哀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篤無一覺其爲僞然有一說可證其僞日月東出而西沒有目者所共覩今乃云日月無出沒

乃從須彌山循環而轉若果其然當以循環之漸次爲昏明
何爲天下之廣皆卯而旦酉而昏亦當以東西之相望爲均
平何爲一歲之間冬夏有長短朔望有交蝕是其言日月者
旣妄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所經行不過
一百七萬四千里明歷者所共知今乃云須彌山外先以七
重寶山山各四萬二千由旬七重山外維以二十三重之林
林之間各有池亦數百由旬由旬者華言四十里不知合而
計之當幾億萬里若果其然則日南之邑北景陰山之地夏
雪何爲天地之間南北相去無幾四夷之外皆海四海之外
皆冥漠何爲周匝皆水不見高山巨林次第層地而登天是
其言天地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知見者其說且妄況其

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見者乎考論至此是灼然無須彌山無須彌山則無東西方十萬億國無東西方十萬億國則亦無此世界外三千大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真以爲有而惑之則大可憐爾

日聞錄終

日聞錄跋

日聞錄幸存於永樂大典僅寥寥數帙然於典章制度頗多
考据全書體例可見一斑末篇極辨佛氏之欺誕博而能精
尤足徵學識蓋韓歐諸公專以倫常大義責佛彼固視爲俗
緣講學家細辨儒佛源流不惟愚蒙不解且往往入其環中
不若卽彼所以惑世誣民者反脣相稽使之無從置喙所謂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康熙中遂甯張文端公奉

使俄羅斯道次拏拉克帶叟卽必拉遇數番僧言係大西天
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普陀五臺峨嵋等山不見有佛聞達賴
喇嘛似之往見知其非又聞外國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
見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

佛國中人反求佛於中國西方極樂世界果安在耶試以此
篇合山草堂集所辨參之蚩蚩者宜自厓而返矣熙祚識



